

春 暮

著 傑 許

行 印 局 書 光 大 海 上

857.64
0802.7

春 暮

著 傑 許

行印局書光大海上

51764/05

短序

本集僅收容我未發表過的兩篇小說：一幕春；二，奇特的朋友。暮春係近日在極無聊的心境與極困厄的經濟生活中所作；而奇特的朋友却是去年流落在西湖時寫下來的。

我恐怕我這兩篇東西，都有些靠不住；因為我寫牠們時的心境，都不大好。

我每想等我的生活安寧些，心境平靜些時來寫我的小說；但我總是等着，等着，生活總沒有安寧的一天，心境也總沒有半個時辰平靜過；我總沒有寫出一篇我自己認為稍稍可以滿意的東西來，我總是失望。

可憐我的浪跡的生涯，可憐我的灰色的命運，這一生世，不知道
有希望的日子沒有？許傑自序。

——二六，四，二十，午夜。——

暮春

(一)

一九——年四月十五日的下午四時，從上海開往浙江某城的輪船，已經很輕快的駛出吳淞港口了。

在輪船的甲板上立着的許多旅客們，眼看見兩岸碧綠的平疇，如畫圖一般的展過，柔和的春風，從澄清如鏡的水面送來；便覺得春意已瀾漫在他們的四週了。

他們有的在與二三友人說笑，有的在與自己的情侶談心；在他們的被春風吹動的衣角上，在他們的被斜陽與海水映成笑暈的兩頰上，以及在他

們的眉尖，在他們的髮際，在他們的胸頭輕輕的跳躍，在他們的腳跟緩緩的閒游，——在他們的一切上，都覺得春水夕陽的親切而有鄉味，格外的感着故鄉的一種醉意與輕快的心情。

但是，在這許多快意的旅客當中，卻有一個憔悴得不堪的五十靠邊的男子，獨自在人叢中躑躅着，對於四週的景物毫不感有一種興味。他是剛從中艙走上來的，大概他也是覺得中艙的侷促與熱鬧，所以望上來散一散胸襟，舒一舒積鬱的；但是却在人叢中轉了一週，覺得分外的冷漠，覺得沒有意思，便又搭喪的走下扶梯去。

走下扶梯之後，他本想從原路回到自己的房艙裏去的；只是一時心裏存了一個轉念，便想從輪船的這一邊走去，可以兜一個圈子看看船上有沒有自己的一個熟人。其實，這一種心思，對於他，不過是一種衝動，——

好奇的不必經過大腦思索的衝動罷了。他現在已是四十四歲的老人了，——雖然他還沒有留鬍子，但是他的飽歷風塵的額上的縐紋，卻明明刻着比五十還老的痕跡了。——他是不怕旅途中的孤寂的。他在年青的時候，就歡喜獨自一人出門；他不是不喜歡同伴，他實在是爲了沒有相知的同伴，所以還不如獨自一人的好。從前，他是在上海做教員的，以後他覺得上海也住厭了，教員的生活，也太枯燥，所以便在南北的奔波。大概他是命運注定的，他年年都在希望出洋，至少要到日本去，——他說到外國留學，是鍍金去的；在外國鍍了金回來的金字照牌的留學生，到中國便不愁沒有飯吃了。——但是年年卻是失望，終是到現在這麼大的年紀，還沒有出過國門一步，可是他在自己本國，却也跑了不少地方。近幾年來，他的計劃與希望，簡直是湮滅在黑暗中了。他在南北東西的奔走着，他自己也不知

是爲的什麼。在從前的時候，他是天天念着金錢與戀愛的，可是現在什麼都不能在他心中引起波動了。他實在是風塵中老了，他實在憔悴得太不成樣子，——他的頹喪，良有以也！

在這個時候，他本來是不回去的；——他從來沒有在清明時節的前後，回去一次過。他一面是對於家鄉的淡漠，他是早就沒有母親，而他的夫人，又不是他的所愛者；一面還是爲了經濟與生活的限制，不能讓他自由行動。但是這一次却不能不回去。因爲他在前天接到他家裏的電報，說他的夫人已經死了。他對他夫人本沒有什麼愛情，但是相隨二十年，在世既沒有得到他的愛情，死後却不應該不理。所以他便向他的辦事機關請了假頹喪的回去。

他在輪船的四週走着。不意在一間官艙的裏面，發現出一位似曾相識

的面善的婦人。那是一個中年以後的婦人，在神采中，隱隱的帶着一些舟車勞頓的氣象。她現在的臉龐上，雖然瘦削了一些，但我們還可以在她的眉宇間，想像出她青春的嬌嫩而丰满的肌肉的神韻的。他不知爲了什麼，心頭驟時發跳，他待要在他自己的回憶中找尋她的名姓，卻是無論如何也吐不出口來，雖然她的名姓，是熟得留在他舌根下的。他正想硬着臉皮，裝做不見一樣走過去的時候，那位婦人却早把他看見了。

「那一位可是張志和先生嗎？」她離開她的坐位，走往門口，叫住志和這樣問。

志和急從匆忙中裝成一種鎮定的神采，仗他幾十年來在風霜中磨鍊成功的態度，很和緩的回頭回答她：「是，我是。」

志和從她的身旁看入她的房裏，隱約中在靠壁的狹床上，睡着一個面

容枯槁的男子，——那一定是生了病的她的男人，——他大概聽見他的夫人忽然與一個男客招呼，所以也便抬起無力的眼光凝視。

「多年不見了呀！你可好嗎？」

志和的梗在舌根下的她的名姓，還似乎不能理得清楚，他正在用驚訝的態度來責罰他自己近年來神經衰弱時，却聽見她的睡在床上的男人的帶病的叫聲了。

「蘭英！誰呀？蘭英！」

「蘭英，王蘭英嗎？」志和的心裏想着，眼前立刻閃過一幕二十年以前的王蘭英的小影。

那時她只有十八九歲。她從故鄉的女子中學畢了業之後，就來到上海，進入一個英文專修學校。在那時，張志和仗着同鄉的名義，就和她認識起來。

張志和是一個初級師範的畢業生，他雖然曾經入過高等師範，但是因為他種的關係，便輟了學，在上海的一個學校謀生。可巧他擔任教職的學校，與她的英文學校相去不遠，他倆就過從着，時常在一塊談天。

他倆都以學問和敬重，在他倆的心中，永不會起過一次妄念。她很尊敬他，她說同他一樣的青年是很難得的，能夠在中等學校畢了業，便在中等學校做教員。至於他呢，也說她的學識，不是一些現代的連信都看不下去，而却要寫情書的女學生所能比得上的。他說她沒有染上一種普通的惡習氣，而却有一種很清高自持的人格去配合她的優美的成績與學問。她在

他的面前，曾經對他說過，說「你的學問與人格，我是很敬重你的；我相信你，我在上海沒有親人，沒有比你更親的人，你便做我的哥哥罷。我待你也用我待兄弟的態度待你，望你也不要以待外人的態度待我。」對於這種要求，他當然是答應的。以後他倆在私下的交談和通信中，的確是遵守了這一次的規約，以兄妹相稱。

他倆的這一種親暱的情形，若是在故鄉的人們的眼中看來，一定以為是已經很出了一樁大不了的事情了；但是在上海人的眼光看來，也是司空見慣，不足為奇的。

他在經濟方面，固然覺得生活枯窘些，但是因為每禮拜都有希望，都有融和的溫暖的笑，也便不覺得十二分難堪了。若是一定要說他倆有一種愛力存在着的，那便是最高尚的純潔戀愛了。

可是事情沒有如理想中過得那麼容易。他在第二年的二月，便回去結婚了，他的新婚夫人，當然是舊式的女子；他以前也曾經想反抗父母的命令，拒絕他的夫人進門，且要和她脫離關係。但是存心良善，心地平和的他，處處以弱者自命，處處與弱者表同情的他，那裏經得起他母親的幾次柔言軟語呢？他的母親，真是仁慈良善的母親！她竟用溫柔的眼泪收伏了她兒子的反抗的心。

他因一面屈服在母親的溫柔的淚泉之下，一面又實在沒有想到以兄妹相稱的蘭英，可以做他的未來的夫人——他只要肯發心離婚，他就是他夫人的候補者，——他實在沒有想到，他在那時，便是做夢也沒有說起。還有一面呢，便是社會的制裁，與一絲絲的關於異性的嘗試與接觸的衝動。

他結婚了，但是他大失所望。他不知從什麼時候明瞭起來，他回到上

海來以後，第一次看見她的時光，便覺得有一股心血在他的心頭潰湧了，——從心頭潰湧到面上，又從面上蕩漾到兩耳蕩漾到髮際，再從空氣的傳播，又紅暈她的兩頰了。

他覺得很對她不起，又覺得自己是失了一件寶物，或是做錯了一件大事。他覺得她也很異樣，至少同從前的毫無誠意，毫無牽掛的情形不同。在他的心中，從那時起，便永久的添上一根另外的心腸；在他的喉頭，也便永久塞上一塊慎言的石塊。他實在是從結婚生活失敗之後，在對她的交情當中，早已從友愛而進于性愛了。但是，太遲了，他那裏敢在言動上露一些聲色呢？一面，自己是結了婚的了，——青春的最可寶貴的皇冠，早已被人家搶去放在腳底蹂躪，那還有什麼資格可以去賺得尊貴的處女的黃金的心呢？一面，她是待他如兄弟骨肉的；而他却可以在自己的骨肉間起

了邪淫的心思嗎？還有一面呢，他便是胆小，——啊胆小！膽小便害了他一生的幸福。——他從那時起，心裏時常起伏着兩種心潮；但他在她的面前，却仍舊把持得非常的堅定，沒有露過一次有邪心或是引動與挑撥的狐尾。她也是聰明人，那裏有瞧不破他的神色的道理？只因用兄妹的友情可以暫時籠罩他，彌縫他，所以也就在表面上暫時敷衍住。其實，她的心，也是和他一樣的，覺得有些搖搖不定，覺得有些左右為難呢。

在他倆這樣各有心事，各有難以直告的苦衷中，他倆便不即不離的度過半年的生活。不過在閒居時，他倆似乎都各懷戒心，若是在僅有他兩人相會的時候，便是心頭發跳，臉孔發燒，終于顧顧着欲說不說的散開了。

在這許多時期的中間，他却做過一次她的保標。她很誠懇的告訴他，關於她所發現的那件祕密，他便十分奮勇的，來自己負責任。他覺得為一

個尊貴的處女服務，——猶其爲一個純潔的處女的名譽上的保證，是一種很可欽敬，很可尊貴的事業；所以他便不惜得罪了他的很親近的友人。

他從那次爲她做了保證，他相信，便是她也是如此相信，他倆的中間，又親切了一步，在他倆中間的隔膜，又去脫了一層。她尊崇他爲真君子，——其實他的存心還是濫小人；不過他還裝出一種僞君子的情氣，來諄諄然勸她努力學問，以符合她尊稱他的真君子的口吻。啊！可憐她是被他騙了。啊！可憐他也是被她籠絡了。

第二年的學期開始，他因爲生活的關係，便離開了上海。後來在一個小小都會上做了一個中學教員，因爲生活比較的還可以維持，又因爲異地寡居的寂寞，便把他家中的不要愛而又不得不愛的老婆接了出來。他實在不是愛他的老婆，也不是怕着寂寞，却是因爲要免除心中的苦痛，滅絕心

中對於她的非分的邪念的罪惡，他極力想忘掉她，極力想鏟除她刻在他心中的影像。

但是他的老婆是知道的，她時常在深夜中聽見，也在夢中喊着「蘭英」「蘭英」的名字，可知她的深刻的印像，刻在他的腦中，是很不容易消滅的。

兩三年以後，他又在家鄉會見過她一次。她那時很引起他一種異樣的不安。他的心裏很有些把持不定起來。并且聽見說她在與某留學生有婚約的關係，心中便有些酸意。那時他的心旌真是搖搖不定，對於她的祈求，也覺得比從前還強。這一種引動力之強，在他說來，簡直是從來未有的奇象。他的靈魂是在受着磔刑。

那年，她便與那位留學生結婚了。他幸虧他的夫人，給他養了一個可

愛的孩子，才不致十二分的現出悲喪的臉色。從那時以後，他便極力的把他的思想埋葬入他的家庭中，他的妻與子的愛情中。他努力的要把她的影像消滅——消滅，除非是在夜裏做夢；若是在白日裏，他的腦子裏，早就沒有她的陰影了。她的影像在他的心中，實在是早就消滅得無餘了的，何況是在二十年後的今日呢？

(三)

志和忽然想起王蘭英的一切，心中不禁微微的起了一種悽涼衰退之感。何況他現在又是爲了得到家裏的老婆的死耗而歸去的呢？

蘭英見她的病了的丈夫這樣開得起勁，便回頭說：

「啊！是張志和先生哪！你也是認得的罷！」

她的丈夫還沒有回答，她又請志和到裏面請坐。她雖然老了一些，面孔瘦了一些，但她的活潑的態度，還是與昔日一樣，她又回頭重問她的丈夫：「哲生，張志和先生你還認得能？」

志和心中起了一種莫明其妙的感覺，她的青春時的映像，妻的復愛而團聚後的情形，與眼前的倉猝的奇遇，心中的妻死的悲痛，擾做一團，使他一時便沉醉在這種怪異的悲哀裏，覺得人生毫無意思。

他頹喪的走入她的房艙，輕輕的向哲生點了一點頭。他覺得她對於他的親近，是從來未有的；但愈覺得她的親近，愈覺得自己的寂寞。他看着床上的病人，他想，這一定是她的丈夫，從前聽說是嫁給一個姓李的留學生的，那一定便是這人了。他說：「這位是李哲生先生嗎？怎麼面色這樣——他急轉了口問——李先生是有貴恙嗎？」他覺得病人的臉色實在難看

得可怕。頭髮是長的，眼是凹的，眼窩骨是凸的，而他的面皮是黃的，嘴唇却是青的；但是神氣還很清醒。

「是，醫生說是有肺病，所以才從北方回來，要回到故鄉去療養；因為我們家鄉比較空氣好一點。」

她這種興奮而活潑的對答，若不是爲要引起她丈夫病中旅行的興味，而被除一些沉悶的苦痛；那一定是驟然在不意中遇到她精神上的舊友，覺得情動于衷，而無所制止了。

張志和的名字，在平時的李哲生的腦中，或者也會翻起一些酸波；但是現在的哲生的腦中，却只覺名字的熟習，而不曉他究竟是什麼人。他的病了腦中，隱隱想起來的，便似乎是時常在什麼報紙或雜誌上，看見他的文章的。

「張先生的名字，我很熟，是不是曾在地質學雜誌上發表文章的？」
——張先生是地質學會的會員罷？——

「不，不，我沒有在地質學雜誌上發表過文章——」

「那末是史地學報，或是——我是曉得你的大名。——或是另外什麼報紙？」

「張先生是一個做小說的文學家。小說做得很多的。」蘭英搶着給他們解釋；因為她雖然稱他分離以後，而他在雜誌上所發表的作品，却還是很留心的。

「我是記得你是一個什麼會的會員。」

「我是自由文藝社裏——」

自由兩個字，在李哲生的腦中聽來，便是一個絕大的刺激。他記起了

從前什麼自由學校的事情，覺得眼前立着的張志和，便是一個引人陷阱的流氓。他曉得自由二字，常常與共產相連的，而共產便是赤化，在另一方面，便連帶起公妻，——這還成什麼話呢？哲生雖則在社會上辦事十幾年，但對於思想方面，仍沒有改變他舊時所抱持的態度。因為他年青的時候，早就以任重道遠爲己任，以世風不古爲口頭禪了的；何況他現在的年紀又在四十以外了呢！

他不但是聽到這兩個字有些觸惱，他在這兩個字以外，他還幻想起一件恨人的故事。

「自由文藝社，你們從前不是辦過一個『自由學校』嗎？——自由——」關於自由學校的事情，志和與蘭英，都是知道得很清楚；只是哲生，卻是一些道聽傳聞的知識；早就發生了絕大的誤會，所以他的語尾說出自

由兩個字來，簡直是一唱三嘆的口氣。

有一年的假期中，那時蘭英還在上海讀書，志和與他的朋友一面想在上海自己找一個生活的根據地，一面又想自由一點，大家做自己興味上所要做的事情，還有一面呢，便是想做自己的失業的同志們的寄留地，——使他們在現代生活的劇場中，進可以攻，退可以守。因此，他們就倡議開辦自由學校。他們所以把學校取名爲自由的意思，一半不過是爲要新奇點，可以動人耳目，招徠學生，一半是要滑頭點，可以用自由兩字去出入教育原理與學校方式，還有一方面呢，便是說要學生自由活動，在自由中養成一種自治的精神，合于最最新式的某教育家的學說。他們實在沒有想到自由的連帶成分，會是共產，會是公妻，會是戀愛自由，性交公開的。他們真呆啊！他們的失敗，便是不經世事，便是在此。不然，現在的張志

和，也可以大發洋財，住起高大的洋房了呢；又何必還要在這樣年紀的時候，去東西奔波，而不得一日的生活的安寧呢？

志和他的朋友辦了自由學校以後，蘭英不久就從她的英文專校搬來，住在學校以內辦事。

可憐的短命夭折的自由學校，適方在報紙上如雲一現的時候，便被外界摧殘了。這一種物議自然很難聽的。何況蘭英是一個妙齡的女子呢？其間朋友的譏諷，社會的議論與家庭的反對，真是這剛才萌芽的學校的致命傷。

那時第一個提出反對的，便是蘭英的現在的丈夫李哲生了。他用明譏暗諷的態度來對待他們，又通告她的家裏，說她在上海是怎樣的壞話。因此，她便含着眼淚別開了上海。以後又拋開了一位女的同志，那個學校便

在沒有辦成時倒閉了。

以後的情形，哲生自然是很得意的。他的自負，很使他自已開心。他自己想是一個救了她而勇敢的青年，他正如希臘的勇士一樣，可以得到美人的恩錫而無愧。他不知從什麼時候起，便向她求婚；又不知在什麼時候結婚了。他們一對伉儷在閒居時，他時常說起救她的功勞，時常提起自由學校，來取笑她，來增長他倆愛情的笑樂。

所以在現在的哲生的心中忽然聽到這自由學校，便同時起了兩種感想；一種是自己的勝利的凱旋，一種是可恨而可笑的敵愾。

志和聽見他現在忽然問到自由學校的事情，心中也起了一種正和哲生相反的理想。他覺得哲生的最後的一唱三嘆的自由二字的聲調，是在問他的罪狀，是一把冰冷的尖刀；他發覺他在挖苦他自己挖得太厲害了，便在

臉上泛上一些羞澀的紅暈，輕輕的頷了一個「是。」

蘭英看出志和的心事，便把問題轉了一個方向。

「這幾年的生活怎樣了？張先生！」

「有什麼怎樣不怎樣呢；還是同從前一樣的苦罷！我現在是什麼計劃，什麼希望都沒有了，我只在等我的自然的死！」

她覺得他也太頹喪了，不情願引起他的悲哀，總想引他一些快樂。

「你的張師母好罷？你們近來的家庭生活總——」

她的意思以為他的家庭生活總是過得狠不錯的。只是一注意到志和的情色，覺得他聽到張師母三字，便增加了一臉的慘淡的表情。她想或者他也正和她自己一樣在同居生活中感到失望的，我又何必提起他的深思呢！她驟然想到從前他對於她的情形與期待，不禁心裏有些驚慌，她的語言塞

住了。

「她已是死了！我的家庭簡直不成樣子。」

「啊！張師母是過去了。是在什麼時候呢？我一點也不知道。——那末，續了絃罷？」

「是新死了的呢！不然，我現在還不回家的。」他看着她的面色，有些在轉變，他便不想再說了。「唉！人生的命運真是料不到啊！」他自己的心中與眼裏都覺得有些悲暈。他雖則是在嘆着喪偶，而一面還是覺得自己的被命運所支配的惡運。他很想把這一種悲哀棄去，所以便在嘆了一聲長氣之後，和她們分別了出來。

(四)

志和回到自己的房裏以後，覺得天色已暗了許多，輪船也簸動得厲害。他曉得他們的行程是將要從揚子江再駛入東海了。

他頹然的倒在榻上。腦裏思潮的起伏，正與輪船的簸動相節奏。他想起生活的飄零，他想起人生的潦倒。他計算着自二十歲入世以後，至今已有足足的二十四個年頭。而在這長時期人海中奔波着，却永沒有得到過一日的享樂。

——啊！人生有什麼趣味呢？我年青時的希望，如今又在那裏呢？我可有過着一日半日的適意的日子嗎？

——啊！我何不在年青時，趁胸中還燃燒着一些青春之火的時候，實現我的自殺的計劃呢？在二十幾年以前所謂理想的生活，我現在都一一達到了；——達到了，又有什麼呢？啊！希望是一個美麗的女騙子，牠不

過是沙漠中的歷樓，當你沒有走到那個地方的時候，牠是有青山碧水，高樓巨廈的仙鄉；但是，你若在沙漠中跋涉過去時，那便變成失望的幻影了。

——啊！現在是衰老了！回想起來，真成一場幻夢。從前做小學教員的時候，却希望做中學教員，做中學教員的時候，又希望做雜誌編輯；那知各種生活當中，都含有一種厭倦的病菌呢？在沒有做過小說的時候，却希望做小說，做了小說以後，又希望出集子。但是如現在一樣的，便是印出了許多集子，又算什麼呢？難道這便算文學家了嗎？便是可以算是文學家，難道文學家便可以不吃飯做人了嗎？可笑可笑！從前只希望到外面發展，常理想如何在輪船中，聽輪船的機器軋軋響出海門關外。但是現在是走遍了天涯却得不到安身之所。關於金錢，也有多至一百多元一月的

月薪過，但是不能掙下半文錢的家產。到如今還是雙手空空，要去奔老婆的喪。啊！我的可憐的女人喲，你是盡心的愛我的！你是盡心爲了我們的家庭，我們的兒女的前途的；——只是我太不好了，我實在有負于你，我那裏有真心愛你過，我在社會上受了氣的時候，只好把你當成一個發洩的機關；你是曉得我的脾氣的，你十分的體諒我，你非但不說我罵你不是，你還要勸解我。啊！我真負你了。啊！我的女人喲！我現在還不曉得你是生了什麼病死呢！這大概是傳統思想害了你罷！你因爲我們的大兒子帶到十二歲了死了，你便非常的爲我後代擔憂；你譴責你自己命壞，你却極力的代我想法。你大概便是爲了家庭經濟的負擔，無後的擔憂而磨折死了罷？啊！這都是我的不好。女兒不是與兒子一樣的嗎？你留下兩個女兒給我，也算是你的遺留的兩塊肉。——

他從兩個女兒，——一個十一歲，一個還只有兩歲的女兒身上，又想到他自己的年老的父親，想到他的天人死後的淒涼的家庭。他想像到他夫
人死時候的情形，小兒抱在她的母親——他的孤獨的岳母的懷裏，長女牽
着外祖母的衣角看着永久再不張開眼睛的母親號哭。她們的號哭的聲音，
便漸漸的驚動了隣衆，再從鄰人的閃動，又傳到他老年而耳聾的祖父。他
的父親，看見孫女們哭的悲哀時，他的乾癟的眼眶，不禁流下一絲的淚
意。

——啊！我的可憐的父親，啊！我的可憐的女兒——

他的眼淚，不禁如河水一樣的直流。他獨自一人伏在枕上，漸漸的覺
得四肢十分無力，不知從什麼地方湧出的淚泉，便毫無阻止的把他的靈魂
漂洗得軟弱不堪。他的眼皮便輕輕的合上想睡。

(五)

大約他還沒有睡着罷，忽然好像聽見門外有女子的聲音在打門。他模糊的起來把門開開，來的却不是別人，乃是王蘭英。

她坐在他的床前，他仍舊躺在床上。在他倆的思想中，毫不感得異樣，或是不安。他倆好像都不拘于形跡似的。

她在沒有開口以前，先漾起了笑暈；在他的心中覺察出來，那是從前未有過的安貼，他隱隱的覺到，她今晚一定對他有一番情愛表示了。

「我聽見你的哭聲呢。」她微微帶着笑暈說；這一種笑暈，早薄薄穿他的胸頭，他覺得在她面前說出自己是為了家庭的不幸，爲了老婆的死亡而哀哭，是很可發笑，是很倒楣的，因此便含糊住了。

「我沒有哭呢！那不是——不是我罷！」他含着輕微的笑回答。可是他的笑臉，還掩映着晶瑩閃爍的淚光。

她輕輕的伏在他的胸上，用柔軟而潔白的手巾，——而且有一種可以醉人靈魂的香味，——擦他面上的淚痕。「這不是眼淚嗎？你還騙我說沒有哭呢！——」那時的他，已經沉醉得不能說話了。

他私心在自己欣慰。

「啊！這大概就是愛的滋味了罷！雖然她沒有說出一個愛字來，但是我已領略過一直從沒有領略的滋味了！記得在少年時，曾經爲了失戀而大發牢騷，說若是能夠過着一日的戀愛生活，嘗着半點的戀愛滋味，便死也甘心；啊！却不料在現在這麼年紀了嘗到，——便是死也不枉了——便是死，也算嘗過了人生的滋味了！」

她好像知道他在想些什麼似的，她的具有靈異而活潑的眼光，便對準他的心靈深處照射。「想什麼呀！我們正年輕呢！我們在年青時都不曾正當地燃點過愛情之火；——因此我們的融融待發的火炬，正如青春時的容易燃點，正如青春時容易爆發，而且有力。記着罷！我們還是年輕呢！」她伏在他的胸上，臉貼着臉，胸貼着胸，兩手緊緊的摟着，覺得呼吸的舒暢。

「我們盡量的摟摟罷，我的心肝，你也該盡量的摟得緊呀！我們的機會不多，我恐怕這一世就是這一回罷！我是騙了他來的。」——他覺得她說到他時，心房便顫動得厲害——「他還在等我呢！」

「這算什麼呢！既然來了」——他的心意，便想說，「既然來了，可不去顧他，且成全了我們幾十年來渴想的好事。」可是他那裏能夠說得出

口呢！心房只是不住的跳躍着，熱血早已漲滿了每一個的汗毛細孔。他一面怕懼着，一面又在慚愧着自己已經這麼老了，還有這樣輕狂的心想。他想到又驚又愛，不禁又深深的親了一口，用力的摟了一下。

「我想到你的李先生，我心裏還不住的跳；我們所演的罪惡，第一就及到他罷！我想，我很對他不起。——」

她的身體動了一動，又用繞在他的頸部的手推了一推，做出很不屑意的神氣說：「不要說起罷！有什麼對他不起呢？只是他才對我們不起。我們爲了他，却誤盡多少青春；現在我們是老了，難道還不應該讓我們有一度的歡愛，以償此幾十年來期待的初願嗎？別怕！我愛！只有他才對我們不起呢！」

「啊！我愛！我的愛！」他聽見她稱他爲我愛，（這是從沒有在她口

裏說出過的一個稱呼，心裏的舒貼與快樂，簡直是不可以言語傳達。他醉迷迷的不能用任何言語來回報，只是重復的念着：「我的愛！我愛！」以前，他倆的中間，似乎還有一條棉被隔着；現在却覺得是融和了，匯通了。——差不多他倆的肉體與靈魂都結合成一個了！

是無上的舒適，是戀愛的至上境；他倆已滲透在糖飴似的愛河中！但是正常他在至樂的境地描 遊游的時候，却聽見女子的哭聲與敲門的聲音。

「真是無日無天了！你們做得好事啲！」那女子奮力的打了幾下門，那沒有關得十分堅固的門便開了。在那個門中，他們看見立着一個發狂似的女子，——那便是他的故妻。

「沒廉恥的畜生，我還沒有死呢！」——她一手抓住他頸下的衣襟，

——「你，你這畜生，你是這麼年紀的人了，你同我說的那些恩情呢？」——她又一手抓住她的頭髮——「你這淫婦，我待你並沒有錯，你却用你的妖怪的手段來誘惑我的丈夫。」——她一手一個的把他倆往外拖——「去，去，去品一品埋看！不然，便請你們叫我死了！我先死了！我還沒有死呢！讓我先死了，總算我的眼睛看不見，讓你們做這種不要臉的行爲。

「啊啦天呀——」她又放長聲調，高聲的哭起來——「你們把我謀死了罷！你們便把我當做『不是人』看待了。啊啦天呀！」

他推開了她抓的手，又回頭去解她被抓住的頭髮。「這算什麼呢！你不要犯賤呢；」——可是他自己的心裏却在跳得厲害，說他自己在犯賤，——「你，你要尋死，你不可用手抓住了我。我同她，」——他回頭看見王蘭英是做出很鎮定的神色立着心神便鎮定了一半——「我同她又沒有什

麼關係，你真是見鬼，發了瘋呢！——」

大概是這麼嘈雜的聲音驚動了他人罷，在許多看熱鬧的人們當中，他們便看見她的丈夫，王蘭英的男人，李哲生，來勢洶湧的闖了進來。也不說一句什麼話，他一手惡狠狠的敲了蘭英一個巴掌，蘭英便突如其來的幾乎昏暈了過去。他第二手便抓住了她的頭髮，她一剎那間被他拖倒了。第三便用拳頭在她的背上卷下，她只是不住的叫「皇天！救命！」他至此才在鼻孔裏哼出一聲帶輕屑的鼻銃。

「皇天呀！饒了我罷！」她在他的手下掙扎。

「饒了你嗎？好，請你到海裏去饒了你。」他便要把她拖出船外去。

志和剛才看醫生這樣凶狠的趕了進來，便只是站在人叢中發抖：他想去勸又不好，不去勸又心裏難過，——眼看見自己的愛人被他人如虎狼似

的蹂躪。他聽到哲生說拖蘭英到海裏去，便頓然悟到他們都在輪船中的，而離開船沿一步便是茫茫的大海。他覺得自己的脚下，正被大浪震簸得厲害，連位置都站不穩定了。

「志和，志和！你難道看我把你謀死嗎？」他的心裏便如刀割。他恍惚他女人已經不在他的身邊了。

哲生又一手把蘭英拖了起來，自己往下一蹲，抱住她的腰際，再立了起來，她的生命便在他的掌中。

志和看他往外走去，料定必是把她投入海中。他心神一湧，趕緊的追上，用力的抱住蘭英的兩腳。

「志和！你用力拖住喇！」

志和猛可的還沒有答應出來，便覺得身體一輕，出其不意的，連自己

連蘭英都被哲生推入海中了。他一時覺得無可憑藉，無可掙扎；在空虛中，他用力的抱住蘭英的腰。他隱隱中聽見船上的人們在訕笑他，說他送死。他只是用力的把蘭英抱住。「蘭英，別怕，我們同死！」他這麼說了幾遍，還不覺墮入海底。空虛是如其深，空虛是如其深，啊！茫茫茫茫然，他的心，已經緊張得厲害了！啊！空空茫茫的，空空茫茫的，他倆許久許久才跌到海面。他覺得冰冷的海水往四面濺去，他的身體已經粉碎。

他再伸手去抓他的蘭英，而身邊却是空空如也的，並沒有她的影蹤。再回頭看時，非但沒有蘭英，而且還沒有海水。

「啊！夢！是一個惡夢。」他用手放在額上，覺得額上都是熱汗，再從額上往下摸了下去，用力的把眼睛張開一看，自己却仍舊是睡在輪船中

的一間房艙裏。

他不相信這樣清楚的情景，會是一個夢。他反復地思索着夢中的情形：他愈想愈覺得夢境的真實，愈想愈覺得情節的離奇。他不能再睡了。

(六)

他開了房門，迎面便是一陣陰冷的海風。那時已是陰歷的清明節前後，在日裏雖然有和暖的日光使人醺得發熱；而在深夜裏，却仍帶有一種嚴冬的情調的。大概是三更時分了，殘了一大半的下弦月，已經離開海面有一丈多高。滿天籠罩着一種朦朧的薄霧，殘月顯現出股紅而慘淡的暗色，與茫茫的海水相接，辨不出何處是天與海的交界。

他的輪船在茫茫的大洋中行駛，四面都是毫無邊際的，一色的海天。

月光映在海裏，從最近的巨浪，閃成強光的銀波以外，一點點的狹小起來，巨浪漸成碎波，強光的金片，漸成細粒的銀砂；一直連到無限的盡處，而至于消滅。

他記着夢中的情景，很掛心她的現狀。他不曉得她亦曾在與他做同樣的惡夢沒有？他猜想着她此時或者正與他一樣，從夢中驚醒，在清理她夢中的情節，而反側着不能入睡呢。他偷偷的摸到她的房外。輪船機輪的軋軋聲，在茫茫的大洋中進行着，正如他跳着的恐懼的心，浮沉在茫茫的，絕望的，悲觀的思想中一樣。

她們的房門是關着的，電燈的光，從百葉窗中透了出來，帶着一股西藥的氣味。他輕輕伏在門外探聽她們的動靜，但是許久許久毫無聲息。他輕輕的握住洋門的拉手，又在機關上一轉。在這一聲中，他似乎聽見蒼生

的聲音。他很慌忙的回頭便走。

輪船大概是在東海上行駛了。他冒着襲人的海風，與容易使人引起哀感的月色，重新走上了船背的甲板上，他向四面走了一週，適才在此地擁擠得不堪的人們，現在已踪影全消；大概都隱在他們的艙中，做他自己歡情的美夢去了。他惘然的立着，無意的憑着船欄，靜看水上波動着的月色。他想起已往的情形，不禁萬感交集。青春時代的黃金的希望，早已不知消沉在何處的深海中；半生以來所受的社會的嫉視，愛與食的苦悶，家庭的牽累，却不得不使他視為不可須臾或離之無上真理。他更想起剛才夢中的清清楚楚的情形，想起蘭英與哲生的美滿生活，更想起從前與王蘭英的情懷，想起少年時聽見蘭英與哲生結婚後的一種抑鬱無言的悲憤，便深深的嘆了一口長氣。「啊！青春時代的熱血那裏去了？」他漸漸的覺得海

與月在誘惑他，他恨不能恢復年輕時的熱血，一脚跳在海裏死了，倒也干淨。可憐幾十年來浪跡的生涯，却終于造成他如此悲觀的命運。「啊！我何不在二十年前便跳海死了呢？——我便何至有現在，更從何處去消受我這二十年來到處所受的苦悶？啊！我深悔那時沒有跳海死了。」

他回憶起自己的一段往事。那時他剛是二十五歲。他與他的夫人結婚後已經有三年了，但是他並沒有忘記了王蘭英。他一心只想自己的女人快點死了，便可以向蘭英用情；在他的女人還沒有死之前，他那裏可以把情如兄妹的蘭英來當情婦去進行呢？他是一個胆小者，他既然怕懼舊社會的批評，又恐怕遭她的反對。他只是深深把這種心想埋葬在心內深處，他責罵自己沒有愛她的資格，他咒詛自己的女人快點死去，他希望自己的幸福早日來臨。他一日一日的期望着他女人的死信，那裏曉得一連期望了幾

年，非但沒有聽見她的死信，便是說她是在病着，也是很少次數，他的女人又沒有死了，而蘭英却不能爲了他等住不嫁。啊！他是何等的失望啊！當他在聽到她與哲生結婚消息的那一年，他是何等的失望啊！他因爲對於她的愛意，是永沒有告訴過人的；他現在聽到她與他人結婚的悲感，當然也不願告訴他人。他在悲哀失望之餘，他便決定跳海自殺，他的自殺的藉口理由，便是說她是他的希望，他的明星，現在她已經被人家搶去，他的希望當然斷絕，他的明星也自然隱晦消沉了。人生要是沒有希望，還可以做人嗎？所以他便決意自殺。但是他有了自殺的決心以後，還是瞞着他人的，不然，要是早就宣佈了，那他以後的沒有自殺，真是難以對人呢！

他那時聽到她已經結婚了，心裏使如轉着一隻刺蝟，日如坐在針的氈毯上面受罪。他無端的扯了一個謊，向學校請假說要回到家裏去料理一

件很緊要很趕急的事情。在他未到家裏以前的料想，以為回到家裏以後，至少可以見到她一次，或者兩次；他還想趁便向她表白對她幾年來愛慕的素衷。他想，若是他向她說明了他是在如何愛她的時候，而她又是很了解，很同情他的時候，他便是死了，也是十分心願的，因為他曉得：他的肉體雖然死了，而他的精神，却永隨着她的愛心而與天地長存了。那裏知道，事情却是出乎意料之外的；他回到家裏，非但無法可以向她傾吐心曲，便是求與她見一見面，也不可能。因為她那時已是他人的新婦，而不是她自己的自由的身分了。他在她的夫家的門前，時常探頭探腦的徘徊了幾天，幾乎使人引起絕大的誤會，他才斷絕了癡心的念頭。

他回轉上海時，便如失了靈魂一樣的木人。他要把這一具枯槁了的屍身，搬往他鄉，——至少也須得死在異地。他茫然憫然的決定了跳海自

盡，他也不情願向任何人宣言。他昏昏沉沉的走上船上，十分頹喪的躺在船艙中等待黑夜的來臨。他預料着，那時正是月色朦朧之夜，輪船在大洋中行駛着，水光與天光辨不出分界。他高高的立在船沿上面，等到長嘯了一聲，使水天震動後，便勇敢的跳入海中，永遠的把自己的肉體長埋了。他心願深海把他的屍身埋葬着不露一絲消息，正如他自己的胸中，把對於她的愛意，永久埋葬着，永不向任何人吐露一樣。

但是，他的計劃，却終失敗了。他的爲愛而犧牲的，純潔高貴的精神，却終於戰勝不了生的執着，與對於人類祕密的探險的好奇心理。他那時正如今夜一樣的在甲板上徘徊着，兩種不同的心思，在他的胸中交戰。牠倆交戰的結果，他終於沒有死。

他那時的，要他不要死的理由，現在心還記得。他說：「我現在的年

紀還輕，我何必因了一次失戀而自盡呢？將來安保不有比她還好的女子愛我呢？而且我現在死了又毫無意思，而且我還有我要做的社會事業，而且我既然生而爲人，也可暫時駐足一下，稍稍窺探人生的祕密。……」啊！這許多理由，現在被他回想起來，那又算什麼呢？

——啊！這種錯誤的，強詞奪理的觀念，便害了我半生受苦不盡！人生有什麼祕密可以讓我窺探得出來，無非是苦痛的囚牢罷了。什麼叫做社會事業呢，什麼叫做責任呢？大家無非是爲自己罷了；——便是進一步，我這二十年來在社會上披荆斬棘，歷盡辛酸，到處受人訕笑，受人貶責，所謂事業的成績又在何處，社會又得到我的什麼益處呢？至於說還有美女愛我的希望，現在却早已證實了；試問若我這樣一大半埋入土中，生命已經在棺材岸上翻筋斗了的人，還有希望嗎？若我這樣滿面皺紋，鬚眉蒼

老，形容憔悴的人，難道還有青春的女子愛我嗎？啊！一切都是笑話，一切都是自欺欺人之談！

他覺得海與月在極力的引誘他，而月影却格外現出慘淡的癡笑，隱在水下向他招手。他若是在十年以前的時候，他早就要跳下去了，便是在早幾年以前，他還沒有失了一些勇氣，若是在這種情形之下，也還能夠發憤跳海。可是他現在是太頹唐太萎靡了！他說，「我現在覺得人世間什麼事情都無聊，便是自殺也是毫無意思，也是無聊的。」所以他現在雖則在嘆着失了青年時代的勇氣，却終於沒有被他們（海與月）所誘惑。

他在甲板上立了兩點多鐘，漸漸覺得海面襲來的冷氣有些當不住了，便走了下來。在下來的時候，他又打她的房艙的門外經過；他在那裏又靜立了多時，聽聽裏面毫無動靜，除了一聲聲病人的低微鼻息。

他回到房裏的時候，已經有四點多鐘了。他頹然的躺在床上，身體覺得十分疲倦，漸漸的合上兩眼入睡。

(七)

志和第二天醒來的時候，輪船已經並了埠，他朦朧中聽見許多嘈雜的聲音，便曉得已是到了故鄉。他揉一揉眼睛，睡眼迷糊的，掏出衣內的掛錶一看，知是十一點三刻了。——啊！是到了埠了罷，我怎的連汽笛都沒聽見呢？——他正這樣自己驚訝的想着，汽笛却「嗚」的一聲叫了。

他連忙叫茶房整理行李。他自己却呆呆的立着。

他想到故鄉已經近在他的眼前，心裏便好像失了什麼似的，只是怎樣也思索不起什麼來。他從千里外奔波而來的故鄉，如今却毫不感到什麼親

切的情誼。他想起可憐的，充滿慘淡與喪亡的家庭，耳朵裏便嗚嗚的聽見斷乳的，無母的孤雛的哭聲，與年老的老父們的絕望的呻吟。他恨不得這大力的輪船，快點把他載往他處；他的眼睛裏是沒有看見他們的情形，他也可以譬如是在做夢，一切可以在他的心中拋開。但是這可惡的輪船，現在却只能把他載來。而不能再依着他的心意，把他載往他處。

他十分頹喪的立着，正如逍遙法外的囚犯，如今又被捉回囹圄，在嘆無可如何的惡運。

他忽然好像有什麼人告訴他似的，他還應該去看蘭英一次。他現在方恍然大悟的，驕得剛才在心中轉動，而無論如何也不能想起的事情，便是這事。

他忽忽的跑到蘭英的房間裏，他們也正在料理鋪蓋。他的被鋪已經打

好，而她的病了的丈夫却還無力的躺着。他們見志和過去，都在各人的臉上表現一種苦笑；不過在同一種苦笑當中，舊生的苦笑是淡的，而蘭英却是酸而帶甜的。

他很可憐的，不能用什麼說話來表示自己的來意。只能在苦苦的思索中，尋出一句最普泛的應酬話：

「哈哈！（這當然是一種慘笑。）我們到家了嘍！」

「張先生這一次回到家裏，大概擱擱不十分長久，就要回轉出去吧？」

——「蘭英說到這裏，下面便呆了一呆。她曉得他這一次是爲了他的夫人死了，才歸來的；她心想用一種適當的語言去安慰他，不要過于悲傷，但她却無論如何也想不出來。她更想到自己的丈夫，也是這樣的病着歸來，究竟能否在家鄉調理全愈，現在還不能決定；她正在自悲之不暇的時候，

還那裏有閒心想去安慰他人呢？不過在她的心中，志和又不是別人可比，所以她終于覺着一種沉默的悲哀潛入她的心頭了。

「我不能擠攔得長久罷！大概稍爲料理料理，便要回到外面去。」

——他情不自已的想起家庭的情形，和自己的身世，又嘆了一口氣。——

「唉！我的家庭，我真不想回來；實在是回來又不好，不回來也不好。」

唉！從今以後，我的飄泊的生涯，……唉！——他不情願再說出一些感

情的話；他以爲感情的言辭，徒是惹得他人的同情與哀感，又有什麼意思呢？而且又是對着從前頗有情愫的蘭英，又是當着她的丈夫也在座之日；

所以他使把這一種哽嚥到喉下了的感慨縮了轉去。

她大概也是理會他的這一種心思，也不敢去觸發他感情的火盆。而且她自己的丈夫還是病着，也沒有多大的興趣可以閒談。她聽見他的嘆聲，

便看看自己的丈夫，看看自己，……也就默着了。

志和呆立了許多時候，見大家沒有話了，便說一聲「再會」。

「你走了嗎，那末你幾時請到我們那裏坐坐。」她立起來送他。

「再會」，他又回頭向哲生點一點頭。哲生睡在那邊頭部稍爲動了一動。

「你就上岸了嗎？」蘭英送出門口問：

「是的。」他覺得蘭英對他的情愫，還有年青時的風度。所以也很柔和的回答。

「過幾天一定請過來。」

蘭英的語聲，實在還能引動他；但他却淡淡的回答：「一定來的。」他想那是笑話的事情，現在還能講到這些嗎？一邊已踏進房裏了。

志和回到自己的房間裏，行李早已弄好。他給了茶房一些小費，便叫

了一個挑夫，把行李挑往家裏去。

在路上，他遠遠的看見他年老的父親，攜着他的大女兒向他走來。當他們還沒有看見他的時候，他便早就看見他們了。他覺得老父的面容是更瘦削，更憔悴了，以他的年紀論，雖然還說他能夠自由行動，還是清健；但實在已經交上了如許年紀，那是無可如何了。他的老父一面走着，一面還頻頻現出一種慈祥的慘笑，去照顧他的孫女。而他的女兒呢，見之令人可憐：一種失了慈母的孤兒的厄運，却全表現在她的身上。她戴着孝，穿着青布的小棉襖，兩頰枯黃，眼皮有些微腫，腫子上還帶有淚意。

「爸爸！」畢竟是她的小眼睛靈敏一點，她雖然有一年多時沒有見到她的爸爸，却終于還沒有忘記。「爺爺！（祖父之稱。）那是爸爸呢！」她拖一拖她祖父的手說。可憐這小小的人兒，大概也早已嘗過悲哀的滋味

了；她在見到她久別的父親的喜悅中，卻無論如何也掩不住心中的悲哀。她雖是沒有哭，但也不能笑。他的年老的父親看見這樣頻年飄泊，征塵滿身的兒子回來，便是在平常的時候，也該流出一些感動的老淚，何況現在又是家庭不幸，失去了一個操持家政的，賢明的媳婦呢？在他老父的心裏，也不知今天見到他的兒子了，是哭好呢，還是笑好？他的老眼一酸，老淚包在乾癯的眼眶裏，沉默着了。

他的女兒拋開祖父的手，一把跑了過去，抓住他自己的手，很親暱的叫一聲「爸爸！」在志和的耳中聽來，這一聲「爸爸，」是帶有無處訴說的悲痛的冤抑。

「呵！敏兒！你好！你好！」他摸着他女兒的頭。心中的悲哀便想從眼底，鼻孔與喉嚨噴了出來。

他的老父也走到他的面前，他叫了一聲「爸爸！」

他們沉默了許久，才慢慢走回去。

他們三人的眼中，都充滿了酸淚，但幸而沒有哭了出來。

他問他父親，她的屍首，幾時出殯了的；他父親告訴他，說出殯了已經有四日了，前天是她的「頭七」。他又在他父親口中探聽他夫人暫厝的殯地。

他們走入家中，他的丈母（妻子的母親），正抱着他的兩歲大的女兒，出來接他；因為他的行李早已挑到，所以她曉得她的女婿來了。他一眼看見他丈母懷中的女兒，心裏便是一酸，這樣瘦小金黃的小孩子，他幾於沒有見過。他隱隱中想起，從前的家信，說他的夫人病者，早已虛弱得斷了乳水，小女兒天天哭泣，也瘦小得不成人形；下面又希望他早點回家，若

是他自己人不能回家，錢也應該快些寄幾塊應用。可憐他收到那封信的時候，身邊正是一錢莫名的，他便模模糊糊的睬也不睬，連信都沒有回，好像與他毫不相干的樣子。他現在看到他小女的樣子，他便覺得他夫人立在他前面責罰他；而小女的這樣枯瘦垂死的情形便是他不能挽回的罪狀。

入門以後，他把在街上還忍住的眼淚，便讓牠流了出來。把壓抑在心
中的哀火，也任牠哭了出來。

因此，家人們又全家伴着流了眼淚。

在志和的淚意，一半雖則是在哀悼他的夫人，一半却是在想起日後的
家庭與自己的身世。

(八)

志和走上他夫人停棺的小丘上，又在明坟的外面週轉了一圈。紙幡還在隨風飄着，泥土的痕跡還是嶄新的；東風雖然帶一點暖意，却仍舊吹動了千葉的茅草在簌簌的響；荒邱孤塚，滿目蕭然，他不禁潸然淚下。

他站在明坟前面，含着眼淚，深深的作了一個揖。

——啊！我可憐的雲子哟！我將怎樣的向你懺悔呢？你與我相隨二十餘年，非但沒有半天享到我的恩愛，而且天天做我的出氣筒子。可憐你是始終不移的，從生到死都愛着我；而我却永不會有誠實的愛情酬給你。我雖則有時也會向你獻些殷勤，但那裏是我的真心呢？我不過想討你的好，以求我肉體上的滿足罷了。當我在向你獻殷勤的時候，我便在藐視你，視你為發洩獸性的機械的時候；可憐的你，你却被我瞞過了，說是我變了心，想在你身上討一些好，你便很和氣的對我說，家中短少了什麼了，我

們的兒女需要什麼了。啊！你是一片爲公的心，而我却是極其卑下的私心了。你一生做了我的出氣筒，做了我的發牢騷的對象，——你有時受了我的無端的咒罵，有時受我的無理的毆打；你都能原諒我。你曉得我一定在外面又遭受了什麼委曲了，所以向你如此的。啊！我的罪惡，我的罪惡！我將從何說起，我將怎樣的懺悔呢？

——啊！你死得很苦罷！你的一生，便是我給你魔難死的；依你生理上看，你應該比我長命，何致于便在現在死去？可憐你生病的時候，我還不曉得；就是以後你寄信來了，說你身體不好，少女乳水不夠，我却以爲是平常的事，是不要緊的，我便連復信都沒有給你了。啊！我現在想像起你病急的情形，——你是怎樣的等着我啣！你總是這樣的：一面在怨我，而一面却爲我辨解，代我原諒的；我曉得你便是到死的時候還是這樣子。

——啊！你這條可憐的性命，一定是我把你謀害了的；我倘使早點回家，或是早點設法寄幾塊錢來，給你醫治醫治，你大概不至於就死的罷！可憐你病得這麼厲害了，你還要乳小女的奶呢！奶是你的心血，你飯都不要吃了；你的心血怎的不給她抽呼得干淨！

——我從前總是叫你快些死去的，我說你死去，我便清爽，便能享福，我說：我的一生幸福，是你把牠弄壞了的；你幾時給我死去，我便幾時有幸福。啊！我真該死喇！我說你沒有資格配我，我說你礙了我，使我不能戀愛新式的女子——

說到戀愛女子，他的腦中忽然閃了一閃，頓時又轉了一個念頭，他覺得他的夫人，真是有些害他；——她早遲是要與他中途分開，那何不在他還青春時，正希望她，默禱她死去的時候死去呢？在那個時候，他還具有

被人愛戀的條件，也還可以愛人；但現在是老了，是行將就木了，是額上刻着鵝紋，臉上現出人世間戰敗的景象了，是青春的心早已埋葬了，熔熔的情火早已熄滅了；還有誰來愛他呢？

他真的有些在呪恨他夫人的不得其時而死呢！

——唉！他覺得是命運注定，已是無可奈何；心中只是惘然，不知更有何話可以說起，沒奈何只有一嘆。

他靜默了多時，忽然想起自己還是站在死者的坟前，而他自己之來到此地，也是爲的對她告罪，對她懺悔的；便不禁自己卑薄，自己責罵起來。

但是他的心裏還自己有一種辨解。他說，他的女人是曉得他的性情的，她早就預料到，若是她自己死了之後，他一定要續娶的，而且她也勸

他續娶。她從前便勸他再娶一個小的來，她說，她可以宣誓，斷不肯擺起太太的架子，情願以姊妹稱呼，只要你們願意，只要你們和好。她的這種見解的內幕，自然也不出幾種原因：第一，她是染了鄉里間賢主婦的待丈夫的賢明語；第二，因為自己的兒子夭亡了幾人，恐怕他們的後嗣危險；第三，她見他沒有真正的愛情用在她的身上，疑他或有外遇，或者須得再有個正式的情人來發洩他的愛情。但是他那時候只是把這種說話，當做說笑一樣的過去，他並沒有心想再娶一個什麼小的。他的理由，自然也有幾種：第一，是在面子上過不去，他覺得自己是社會改造，提倡新生活，新家庭的新人物，却不應實行一夫多妻；第二，也因為沒有相當的女子；沒有相當的機會；第三，自然是經濟問題，——因為他的生活實在不夠養活他自己一人，何況還有家室之累，須得去養活妻子，——他那裏還

有能力再娶小老婆，再組織新家庭呢？但是現在是不然了，現在是中饋乏人，現在是家庭失主，——上有老父，下有幼女，而自己却不能久居家中；這便起她于九泉之下，她也不能責他棄舊憐新，罵他忘恩負義。

他的胆魄壯了一些。

——我不應該空對死者惆悵，我不應該空對死者假抱貞節，我應該如何設法去保持我們的家庭，如何設法去保養她的兩個幼女，——這是她做了一生的人，還給我的成績，我應該設法保護她們。

——啊！我想你在泉下所期望我的就是如此吧！啊！我要對你負責，我要對你的遺孤負責！

——啊！我現在可以娶小老婆了，我沒有對你不起吧？只是——只是

他腦中忽然閃過許多另碎的東西，如老了，經濟，適當的女人，幼女，愛情，蘭英……等。

他曉得現在續娶是太難了：要有相當的人，（年輕又不好，年老又不好；就是有適當的人，也不能當時便有，好像坐著等你一樣。）娶來後，要肯對於家庭負責任，待女兒如自己所出；又要經濟不太貴，又要有點情投意合的愛情。

他想起從前與他要好的許多女友，（現在有的已經娶兒媳，做婆婆了，有的是早已做外祖母了，有的還是寡居着，有的却死了。）和年來在學校胡亂教授過功課的許多女生，……他總物色不出一個相當的人物。

他好像有什麼人伏在他耳朵裏告訴他一樣，當他正在躊躇莫決中，他忽然悟到了。

——還是蘭英，還是蘭英！畢竟是少年種下的情種，到現在沒有情
嫌；——你看，那天在輪船上的態度不是嗎？——還是蘭英。

但這一種觀念，也不過是一閃的火花。他當時就記起她是有夫之婦，
憶起他已經和她隔絕了十幾年的消息，他憶起她現在是吉林實業廳廳長的
夫人，……他把她撇開了。——但他覺得空虛，覺得惘然。

晚風吹動了棺材邊的小草，打得枯黃了的干草（那是今春還沒有長上
嫩葉的）簌簌地響；他感到一些冷意，似乎從沉思中醒了轉來；他搭喪的
回來。

（九）

志和在家裏過了他夫人的二七，便想動身回轉上海。

他在幾日以前，已經給小女兒找到了一個乳娘；他們議定兩塊一月的乳母費，便把小女交給了那個乳娘帶去。那個當乳娘的女人，是一個二十七八的農婦；據她的自述，她是很會當心小孩子的疾苦，而且也很喜歡清潔，她家裏現有一個十歲大的女孩；但看來已和志和的長女敏兒一樣大小。——這明明是她的乳水，她的保養的得法之故，此外她還有兩個兒子，一個是七歲，一個五歲；——這兩個孩子也很活潑而旺壯。她今年又養了一個女兒，但這女兒不久就沒了；她因為聽她的隣人和女友的勸告，所以才發心給人家乳小孩子的。

志和把小女送到那個農婦的家裏，她的丈夫也非常樂意出來迎接。志和的本意，一半似乎是捨不了女兒，非親自送去不可；一半也想藉此觀察觀察乳娘的家庭情狀，——究竟她能不能如她所說一樣的，待他的女兒

如待她自己的女兒一樣，究竟她的家庭，她的環境，她的性情，是否可以使她的小女，養成一個聰明而壯健的小孩？但是他看到他們倆的家庭生活，却使他心裏引起絕大的感觸。

「這樣粗漏，簡單，融和的家庭，我畢生還沒有過過呢！」他在心中私心的羨慕他們的具有農村風味的家庭快樂。他想起自己家庭的衰敗，想起他們生活的和善，「唉！我的一生，不知還有享受到這一種清福沒有！」

志和既然把小兒安排在乳娘處之後，便極力的要求他的岳母不要回去，住在他的家裏，給他管家；他是因為他的女兒——她的外甥女，還不能自己炊爨，而且須得有人帶領教導，他的父親年老了，不應該讓他連三餐茶飯都不能調和。他們這樣計劃着，就組織成一個奇怪的家庭。——祖父，外祖母，和小孫女。

志和把家庭的善後，計劃好了之後，便想在過了二七的第三天動身。他想，我現在對於家庭的義務，除了金錢的供給以外，是沒有什麼了，這還成什麼家庭呢？我對於他們只有可憐，只有同情，却毫無一點興味，一點情愛。

但是志和的父親與其岳母，却並不如志和一樣的感得可厭；他倆的良心腸，却十二分的愛護他，體貼他，安慰他。

他們時常在言語中勸他續絃，勸他從今以後，不要出外飄泊，勸他在家鄉重新組織家庭，他們的理由，是他們也年老了，一朝有一個不測的事，他若是遠在千里以外，也是一個不便；第二他自己的年歲也不少了，而子嗣却還沒有；他頻年的在外面奔波也夠了，現在也該在家鄉休養休養；——何況家鄉又有老父弱女，與老而且寡且孤的岳母呢？

但是志和的心思，却還沒有想到這些。他有時竟想獨自一人離開家鄉，永久不見他們的面；但有時又覺得他們可憐，不忍離開把他們拋棄了。他實是飽經了辛酸的了，他對於子嗣與宗祧，實在沒有注意到。他想，他這樣年紀了，還希望兒子給他享福麼？那是萬萬不可能的了；而且他自己的生命，還不知是今朝或是明日，萬一當他的兒子還不能自立，或者正是幼穉得如同孤雛一樣的時候而自己死了，這不是作了孽嗎？不過，話雖如此說，而志和對於續娶的問題，却永沒有懷疑過。實在的，志和心中埋葬着的情火，從沒有被人發掘過，他的純真的性愛，也不會向何人正當的發洩過，雖然牠們從前也曾經被人蹂躪過一二次。要是尊重精神，輕視肉體的話可以當格言的，那末，志和心中的純真的愛心，一直到現在還是保持着童真的，因為他永沒有機會自由地適當地戀愛過任何一個女子。

志和雖則如獨自一個在夕陽古道上望着，感着日暮途窮，而思歸宿的傳遊者了，但他心頭的愛火，却還要不時起來燃燒。不過他只有自己知道，不情願對人說出罷了。

所以現在志和對於他老父們的勸他續娶的勸告，還是如此對付。他是永不肯說出他心裏還是想女人的；他却說，他現在的年紀也不少了，這些事情，似乎不甚需要；而且她是新死了的，氣還是熱烘烘的沒有冷，……而且這一筆喪葬費的虧空還沒有彌補，——於是他的老父們的舌縮住了。

他在家裏住不長久，決定即日離開家鄉；因為他在家裏不能生活，所以不得不離開了重覽上荆棘的旅路；雖然他的老父們也曾勸他永久住在家裏，不要再到外面去奔波。

(十)

志和決定離開故鄉了。但他在離開故鄉的前一日，却須得看王蘭英一次；因為他是曾經答應過去的，而且哲生是病着的。

蘭英的家雖在城內，而志和的家，却是遠在離城三十里以外的西鄉。志和是住在東門城外的，所以從志和家裏到哲生家裏的路程，足足有三十里。

志和因為這一路的風景也很不差，所以便徒行而去。

哲生是一個留學生，有一個什麼碩士的頭銜的；聽說他在外國學的農業，所以回到中國後，便在各省的實業廳裏輪流辦事。及到最近幾年，他不知又有什麼夤緣，就在吉林做起實業廳長來。他近幾年來，在家裏極力

設置田園，大興土木；住在這帶的鄉民，那一個不羨慕他呢！

志和在路上，想起哲生，想起蘭英，想起從前的一切情形，……他很想退步回來；「我何必去探望他們呢？我是和他們配不上的！我是窮到這步田地了，——而且我的家也破了，——我那裏有許多閒功夫去應酬！我還不如回去罷！」

但他在躊躇而未決定以前，還是沒有住了他的進行。

他從前很爲蘭英可惜，而現在却爲蘭英得意。他想：蘭英一定這樣想的：「我幸好沒有與志和起了糾葛！我那時若是稍爲不把持得堅定一點，——志和的向我求愛的心，我何嘗不知道呢！現在一定是糟透了！你看，現在的志和，那裏還有一分少年時候的氣概；這樣的頹喪：窮也窮得不得了，事業也毫無成功，在社會上鬼混這麼多的年分，也不見有一點聲名和

成績；哈！我幸好沒有在年輕時候被他籠絡了呢！」

他又想：當蘭英和哲生閒談時，他們一定要談起來，一定要奚落他，取笑他的。他想：哲生一定要這樣說的：「你又想起你的愛人志和了嗎？好，你去愛他，他現在是很好的。」——若是當蘭英有什麼些微不滿意於哲生的表示的時候。

他自己覺得這一次到哲生家裏去的事情，在旁人看來，一定有兩種批評：說他不是自己獻醜，便是吹炎附勢。他真的想折回家裏去了。

但他看看路途又差不多了；——而且是爲了蘭英之約，所以便不忍折回去。

哲生的家是仿西式的新造房子，題名叫做什麼別墅。他遠遠的望去，那紅色的磚牆，已經隱約的高聳在綠樹的蔭中了。他一眼看到，心裏只覺

得慚愧。「唉，唉！當丈夫的，當兒子，當父親的應當如是，應當爲他的父母妻子建立門庭，造洋房，享鴻福。唉，唉！慚愧！」

他漸漸的行去，似乎隱隱中聽見哭聲。

他走到哲生的別墅中，却看見從外至內一片的白紙素對；他深深的奇怪，「莫非是哲生死了嗎？」這一個念頭，就在他心裏回旋。

那邊的人，還道他是曉得了哲生的死信來的；而他却訥訥然說不出口。

哲生真的因爲患了肺病不起了。可憐他從山海關外，跋涉長途，舟車勞頓的到了家裏，希望調養全愈，却終不免于死！

蘭英穿着一身的素服，泪痕狼籍的，一見到志和，也只有哭。

可憐的蘭英，她不知對志和說什麼話好；可憐的志和，他也不知怎樣

的去安慰她。她倆真是處在萬難之中，進又不是，退又不是。他倆都好像在荒山中迷了路的孩子，茫然在許多時候之後，遇到他的親人；他倆的心中，似乎是十分親熱，但又似十分生疏。

他倆都沉默着，她只是流淚，他只是發呆。他倆各人在自己的心中，各開映起已往的影片。

在蘭英的臉上表現出來的，以前似乎是悲哀，從悲哀又轉入悔恨，從悔恨又轉入欣喜，再從欣喜似乎又轉入沉默。

而在志和呢，却是先覺得自己慚愧，又從慚愧變成興奮與得意，繼之是微笑，繼之是自己輕屑，終于轉入沉默。

蘭英的悔恨，大概是想起舊生之沒有真正的愛情加到她的身上，并且時常擁護那個嬌媚的吉林女子來欺凌她；她的欣喜呢，或者是想到她與志

和從前的情愛，以及志和的人品，與他現在正是喪偶的機會等；以下她大概是想到這些雜念，都是不應該想的，所以又把牠撇開了。

至于志和的慚愧呢，大概是慚愧他自己生世的飄零，與頻年的落拓，現在弄成這樣一具頹喪的殘軀，不能有以對闊別的知友。以後大概又是被一種卑鄙的心理所驅使，想到蘭英已經死了暫生，而自己却是喪了老婆，或者重與蘭英有些希望，亦未可知，所以便由得意而轉入微笑。至于由微笑而轉入輕屑，大概亦不難想像而知；大概志和以為這是一種卑鄙的心理，萬不能趁人於難而自己享樂的；也不能以小人（自己）之心，度君子（蘭英）之腹的；所以便在臉上表現出一種輕屑的表情了。

以後他要求他到她家裏給她幫幾日忙；他却因為對家裏的人說了，不日就要動身的話，而躊躇着沒有回答，但停一會，他又答應了。但他却說

須得回家一次。

他臨行的時候，心理好像失了什麼東西，又像拾到了什麼東西；他好像有滿腔心事要向她訴說，又好像可以不必似的：他是半帶凝滯半帶興奮的走了出來。

在門口，她請求他來的時候，把他的十一歲的女兒也帶了來，可以解她的寂寞，他也答應了。

第三日的上午，志和果然帶同他的長女敏兒，到蘭英家裏來了。

志和吩咐他的女兒，叫蘭英做「姑娘」（父親的姊妹之稱），蘭英也接着叫她敏兒。

志和是常回到家裏去的，而敏兒却天天伴着她的姑娘。當志和回到家裏的時候，他的老父們時常催他出門，而他現在却是置若罔聞了。

他的老父們自然是好意，他們曉得他的性格的，若是他遲了幾天不去，外面那個飯碗敲破，他一定要在家裏發脾氣的。而且他在家鄉又沒有生活，自然要他快點到外面設法錢來。他們的勸他出門，便是爲此。但他現在却不喜歡出門，一次一次在推托着蘭英家的喪事還沒有料理清楚。及到哲生的喪事已經辦好了，他却托詞說了許多別的原故，不能即日動身。有一次志和正在蘭英家裏做什麼事情，他的女兒敏兒忽然跑來叫他，她或者叫得順口了之過，却說：

「爸爸，媽在叫你呢！她要請你過去說話。」

志和雖然曉得敏兒是叫錯了的，但心裏却在默默的自慰，「呵！也有今日嗎？」

他見到蘭英的時候，便帶笑的把敏兒叫錯了的說話，向她說了。他也

只是低頭微笑。

當她的頭微微的抬起時，她與他的眼光便接住了。這兩條連成一線的眼光，便是一座通到愛情之國的虹橋，在那裏，他倆發現出一直從前的情愛與今後的美滿的幸福了。一切的，一切的心懷，只有他倆自己曉得，他倆是燻成一個了。

不知在什麼時候起，他倆使手牽着手，又不知怎樣的一個舉動，他倆便擁抱起來。

可憐的，不解事的敏兒，却以為他倆在相打，便「媽呀！」「爸呀！」的哭了起來。

白日的夢

——給友人的信，代跋——

多時你沒給我寫信，我近日的心境，又從幻想的虛空之外，飄飄然跌入悲哀的深谷了。

我近日處境的困難，與生活的拮据，似乎在前幾時的信中已經告訴過你了：這些事情，我不敢再來對你發牢騷，把你當出氣筒子。我現在要告訴你的，是近幾日來無日不在我心中引起高潮，而且即時使我陷入失望，輾轉于無可訴說的情境中的，關於春子的想念了。

我對於春子的交情，我似乎曾經對你說過一二。春子是一個天真爛漫

的女孩，她的天真的行爲與忘機的欣笑，都很能使任何人人生愛。她對於我是很好的，據她自己說，她是很敬重我，狠相信我的；我之對她，也是如此。

但是，我是靠不住的喲！第一，我的年齡比她大，我是男性；第二，我的性格是如此放浪的；第三，我雖然娶了老婆，有了夏子，但是仍沒有享受過性愛，——我的愛火，正如極容易發火的黃磷火柴，無論在什麼地方，要一觸即發的。朋友！我自己曉得我是靠不住的喲！但我那能對於可愛的春子，而不發生一些愛慕的心思呢？

我現在始知道了。我與春子的表面上是友愛，而我的內在的心，却有極強的性愛潛伏着；我不曉得春子的心中也有沒有這種質素的？

我對於春子的傾慕的心，一向是被我壓住的，我的心中雖有時也會引

起衝突；但衝突的結果，畢竟是道德律與社會制裁得了勝利，把牠壓了下去的。我實在是見有十分衝突的事情發生過。

我是時常希望着我的夏子死去的，但夏子總沒有死。我現在覺悟了，——我從天地運化之大道，四時循環之定理中推出因果的道理來了，我曉得溫和的春子，是敵不過嚴辣的夏子的；而且春子也不能違背四時的定理，而去繼續夏子的事業。我現在的生活，正是輾轉於莫可奈何的赤日驕陽之下，——她的勢力，正可以到處籠罩住我的生命，我不能一步逃遁。——要是我不是一個大力者，能够拖回地球倒轉，使牠自夏至春；我只好做一個忍耐家，自然等夏子回去，等春子自來。但是，我曉得，當夏子去後而來的春子，已經不是昔日的春子了，——她已改變了性格，改變了靈魂，而且改變了名姓了。她在那個時候，她的芳名將改爲秋子。

我的好友，你了解我這從周文王的八卦中推下來的天道嗎？我是沒有與春子結合的可能了。

但是我的無賴的心（所謂小人之心也者），却還有些不相信周易，更不相信從時序上推下來的天理。牠是沒有一日空的，一時一刻空的在幻想着，在作夢。牠說春子是將重來的，牠說春子重來的時候一定還是依然的春子的。牠在黑夜裏給我造夢，牠在白晝裏也給我造夢。

啊！我的好友！我近幾日，何日不在造夢呢？

只可憐的是我的處境與生活，連我的造夢的自由都沒有許我；更討厭的是現在的社會與物議，牠們把我的說夢的自由，都無形中限制了，剝奪了。啊！可憐的現代的人生嘞！你將連做夢都不能做了！

近日，我又決定了，我要把我的夢境留住，我決定要在紙上留一些痕

跡。於是我便開始寫我的暮春。

我對於文字中的事實和見解，我將是不負責任的。我最怕的是春子自己看見了，一定要舉我，輕辱我；次之，便是平素與我的交際中，都罩上一層假面具的朋友，——他們也將罵我為衣冠禽獸。其實，在各人的很文雅而高貴的服飾以內，誰不包藏着一個獸性的赤裸裸的肉體呢？在具有曲線的與筋肉緊張的美麗的肉體裏面，誰不包藏着一肚皮的糞和溺呢？朋友，便是我們的靈魂也是一樣的，誰人能夠保定人的純潔而神聖的靈魂中，沒有極下賤極卑污的獸性在蠢動着，不和我上面所說的衣服與肉體中包藏着污穢一樣呢？我相信我是沒有隱飾，我相信我還是純貞。我的好友，你亦能如此相信我嗎？我只是相信我在做夢，我在說夢；我不情願聽到我的說夢的人，插一句嘴，破壞我的美夢。

讓我且說回春子罷！

因為近幾年來我的生活奔波，東西飄流而久沒有給我通信的春子，近日竟然寄給我一封信。啊！這一封信嚟，便引動起我更高的心潮，引導我走入更深的夢境。那時我已開始在寫我的暮春了。我在暮春中，是記我夢境中告訴我的情形的，我似乎是知道了春子是一定要與他人結合的；但將來的春子，還是我的春子；——雖然她將變為秋子了。我想就是今日的春子，異日變為秋子了；但她的性格總是近於春子，而不是夏子可以比擬的。我仍愛春子。

實在說一句，我曉得過幾時之後，夏子一離開了我，而我的春子便將歸諸我了。

但是，朋友！現在我又不能作這樣的夢了。我在幾日以前，我已

春子和我的一位好友訂婚的消息了。我很捨不得，但我無資格挽回。我欲把我的暮春毀去，但我又因為生活的誘騙而沒有做。這又是深一層的悲哀了。我的夏子還沒有去，春子又不肯坐着等我；我的那位朋友又與我很有交情，我又不希望他中途離開。我躊躇着，我連我自己的夢都不敢做，我恐怕得罪我的春子，得罪我的那位朋友；更怕傷及春子與她的丈夫之間的未來幸福。這真使我左右為難，這又是深一層的悲哀了！

我爲了此，曾經極力的吃酒，——我醉倒在一個遊戲場中的天棚上逾四小時；我醉了以後，大吐其血。「這是從我的生命中流出來的鮮血啊！我不知道春子若是曉得我爲了她而吐血時，她將起怎樣的感想？」但是總沒有忘了這事。我只是愈覺得孤立，愈沉入深沉的夢境中。

我有一個朋友，他得到這個消息之後，很爲我悲傷；他說，他將在他

的可能的範圍以內，極力破壞，但我不十分贊成，他的情詞寫得很懇切，他很爲我表同感；他說，他的見解與行爲，是一定要招人疑忌的，但他也不情願有人諒解。他的心雖然很可嘉，但我却不能採納。啊！我是實在不情願以春子的未來的幸福，來向我下孤注的。我愛春子，我不能贊成我的朋友的好意去破壞他的成功。

我幾次想咬緊牙關，提起筆來，寫一封最後的信給春子。在信中，我將告訴她，我是在如何的愛她；我將請求她，了解我的苦心，我更希望她從此以後，把我的一切忘掉。我所要求的，只是如此，只有希望她曉得我一向在愛她，我的愛是不希望酬報的，我的愛是——。但是我沒有寫。

現在，我的暮春已經寫好了。我真的想在暮春的書面上，題獻給她。我擬好了腹稿，說，「此書呈獻給我的女友春子。」但我也一樣的，恐怕

後傷及她的幸福，所以沒有做。啊！我的心是如何苦呀！

可憐我這幾十年的生活歷程中，並沒有一日享受到戀愛的滋味過，——却飽嘗了戀愛的苦辛了；——而且是啞子吃黃蓮不能對人言的苦辛呢！

現在，是春雨連綿的春夜，是春風和煦的春晨；或是春雲四佈，酷似殘冬的暮天，或是星月滿天，使人覺得如深秋一般高曠的清夜；我都在做着「醒時的夢」——白日的夢！

我的好友！你懂得我的悲哀了嗎？我不知在幾時才可以跳出這夢的深淵呢！……

奇異的朋友

離開家鄉是這麼長久了，忽然想起家鄉朋友的一件行事來，心中便覺得惘然了。

這一種惘然的心情，我簡直無從分析，說是爲的什麼；但是我一想起那事來，便覺得若有所失似的。

他的年紀，比我還大幾歲；但是在私塾時，我們是同學，所以不見得爲了年紀的相差，而生出隔閡；——倒反是後來我出門讀書，他在家閒遊時，生出隔閡了。

他善于談天，村上的無論什麼人家，他都進去談談。他說到另外的事

情，真時天曉地曉，東扯西拉的鋪張得一大篇；若是有人故意涉及他自己的事情，他便什麼都不說了，只是默着一聲不響；等了一忽，他又長篇大論的說到別的事情。

那時他是二十歲了，但是他的身段還是這麼矮小，看來只有十五六歲似的。他的老婆是同他同年的，是十二歲就到他家裏來的童媳。她是城內人，沒有了父親的；家裏只有一個母親，和一個弟弟，姊姊是早就出嫁了的。她到他家裏來的時候，他們正是一樣長短的一對小夫妻。聽說那個時候，他們是很要好的，時常在無人時說些無人知道的秘密話；有的時候，他還私下在廚格上放了一些糖食或水果，或是幾個從父母手裏要來買閒食的銅板給她。他們這種舉動，聽說一直到十六歲還是這樣。

但是，事情是這樣變化得飛快的，他們不知爲了什麼，竟然時時相對

白眼，時時在無人時相打起來。這中間是爲的什麼原因，那便沒有半個人知道。因爲她是怕羞不敢說的，就是她母親私自問她時，她也只能說一個不知道，——「不曉得他爲的什麼呢？我又沒有什麼對他不好過。」然而他呢，他却有一種乖僻的性情，關於他自己的事情，無論如何是不肯說的。

他們到十八歲的那年十月，他們家裏和她的母親們，因爲她已經長成到極限，便要在這小陽春的時分，代他們籌備同房，至於他的身段還是這麼矮小，這麼沒有成人氣色，却沒有顧到了。在他們母親們的意思，以爲年青的男女，誰不歡喜過着同居的生活，享受異性的甜美滋味呢？而且他們反目後二年的仇恨，未始不可以因同房以後的相親相愛而消除。而且論起年紀來，他也畢竟不是小孩了；某人不是十六歲就娶親的嗎，而他却是十八歲了；若說他還不知道，那真靠不住，他是什麼都曉得，比什麼成人

都能幹，都懂得道理；他的軀壳雖然矮小，但是他的靈魂，他的鬼，畢竟成了精的：所以也該與他同房了。有人還說他是個小鬼，特地裝出這種反目相向的把戲，來騙他們家長的眼目，實在他倆的暗中，未始沒有異性的行爲了。

他父母在爲他倆籌備同房的時候，有人知道了，便乘勢向他討喜酒吃，向他道喜，來探聽他心中暗藏着的隱秘；但是他一聽到這種說話，便默着不響，或是做出戲玩的手勢，要打那人，或是自己走開。

他這種舉動，正與普通一般年輕人一樣，也正和他的她一樣。如果有人去問她時，她只含羞答答的，把這一種事情推到別人身上去；——「我那裏曉得；我不管的，你去問我的繼娘。」（媳婦稱婆婆曰繼娘，是我們家鄉的通例）因此，他的什麼都不說話，什麼都不表示的表示，便被人疑

爲年青人的普通的含羞的心理，不過不情願在口頭說出罷了，心裏何嘗不歡喜呢？

他們是同房了。他們是中下的人家，而這一次的喜事，又不是正式的嫁娶，所以他們同房的儀式，自然也是很簡單的。同房的第二日早晨，人家還沒有起來的時候，他碰碰然開出房門走了出來。他出來之後，她的母親也起來了，便走入她的房間，問她昨夜怎樣的情形。那時她也走起，很孤單很清冷的坐在厨前呆想。她告訴她的母親，說她昨夜並沒有交接過眼角；她說他倆並沒有交談過一句閒話，他便脫下衣裳睡了；她說他睡了之後，她自己已脫下衣服睡下，但是無論如何也不能入睡，聽着他的睜睜的酣睡，覺着他塊然的肉體，心裏總是跳蕩不寧的。她又告訴她，他一覺醒來之後，便坐了起來，穿好了衣服，在房裏走來走去，——那時天還沒有

白呢，他來回的走了幾次之後，天光漸漸從紙窗中亮了進來，他便開門走了。她母親告訴她，「他沒有對你說話，你應該先對他說話，叫他一聲哥哥，或是什麼才是呢。」但是她總覺得他的神色太可怕了，她無論如何，就是要跑到唇邊了的說話，也要被他壓轉心底去的，被他的可怕的神色禁止住了，不敢說出口來的。

他出去之後，仍是沈默着，不說半句關於自己昨夜情形的說話，雖然有許多朋友拖住他，強迫的問他，一定要他說話。

第二夜，他也是被他們送了進去；進去之後，他倆在房中是如何的情形，那便什麼人也不能知道。他在房中過了一夜，明天的早晨，又是一早的出來了，出來也沒有什麼話，他們無論如何，也打聽不出他的實情，他只是沒有表示。

他們父母們的意見，現在似乎是不合了，他的兩夜來的情形，似乎很可以證明他並不同普通的年青人一樣，口裏不歡喜說出，而心裏却是求之而不得的，他的默不說話，似乎背後還大有原因在。第三夜是他自己進去的，但是第二天的出來也很早。以後就永不進他老婆的房間了，仍舊睡在他從前睡的板床上，隨你是什麼人去勸他，他都不肯進去。人家問他是什麼道理，爲的是什麼原因，他也沒有回答出一句對題的話。他們勸他說：「若是她對你有什麼不好，或者她有什麼不對或是做錯了事的地方，你也可以說出來，讓我們可以教教她，或者她自己還不知道，要她下回可以改正；而且她現在是你的人了，她有什麼不對地方，你自己就是要打她，要罵她，也是由你的，你何必這樣性急呢？你應該代你的父母的苦心想想看。」但是他沒有具體的表示，他打了一個轉圓，把話頭支開，又說到別

的話上去了。

他的無言的表示，什麼人也不能會意。他對朋友是不必說了，就是他自己的母親，他也沒有真實說話向她剖白的，——說是娘呀，我是爲的什麼什麼。

她是時常出眼泪，時常要哭喪着回娘家去；這雖則是她的生性好哭，但原諒她的人，未始不代她可憐，說她的處境太難，說他的手段實在太使人難堪，就是有什麼錯處，摘在他的手裏，也應該放一條活路讓人家行走。他心中的隱密，她泪中的酸苦，有誰知道牠們的核心呢？

轉眼間，是他們十九歲的正月了。他們的仁厚而慈愛的母親，又想在元宵夜重新給他們同房。

他們鄉村的俗例，說元宵夜是百無禁忌的吉日，天上是大鬧龍燈，人

間也是大鬧元宵的，這個時候，沒有什麼人不應該快樂。而且在那一夜裏，無論年老與年輕的夫婦，都應該同床整宿，——就是你飄流在外的，也應該按時歸來；非但人們是應該如此，就是一切可以成對的器用物件，譬如床前的舊鞋新鞋，廚房裏的碗筷匙碟，以及篩米的米篩糠簸，粉臼磨杵，舉凡可以成對的東西，都應該整理成雙，放在一起的。

在這個百無禁忌的吉日良宵中，自然有許多貧家子女，不能往擇日店中占卜完婚吉日，大設筵宴的，便在那夜乘便的同房了。這是風俗的慣例，什麼人也無有異議。

他們的父母們，因為他倆的完好破裂以後，又想在這一夜裏把他倆的隙縫修補轉去。照例，在同房以先，再低度的體式，就是兩方須各吃一碗肉圓麵。——這是肉腐揉成整個的圓球，放在碗底的粉麵。——肉圓是象

徵着肉體的團圓，麵是象徵着長壽永久的意思。他倆各吃了一碗肉圓麵之後，又被幾個人送入同房，坐在一堆。

元宵是快樂的日子，什麼人都十二分的快樂，幾個送同房的人，把他倆送了進去，還不肯當時出來，嘻笑哈哈的還要留着，引他倆發笑，引他倆對話。他的談話仍舊是很好的，好像在平常一樣，好像在無論什麼地方一樣的那麼放聲說話，懸河不絕的；但是一涉到她或他自己目前的事情，他便引開了。再後，他們勉強他倆相互呼哥哥與妹妹時，他却說「就是呼一聲也沒有什麼，而且也沒有意思；」及到 他先呼時候他又不肯先呼了。於是他們又叫她先叫他一聲，她硬不過大家的勸解和請求，便含着十分驚怕的羞恥叫了他一聲「哥哥；」但他却只應了一聲「噢！」沒有另外再回叫她一聲妹妹。大家哄然的笑起，口裏說着：「好了，好了！他倆和解

了：「便各自走了出來，讓他倆留在房裏。

他們出去之後，他是含着輕屑的微笑的，而她卻是覺得失敗與羞恥的悲哀。他仍舊沒有話說，呆呆的在房裏來回的走了幾週，走倦了又坐在椅上。她想起往常的一切，她悲哀着感情生活的破裂，她料想到畢生幸福的絕望，便泫然流下一線清泪。

他看見她忽然流下眼泪來，便覺得十二分的奇怪。他躊躇了一下，便決定了。他裝出儼然是丈夫的威嚴說，「哭什麼？賤眼泪，有誰難為你嗎？賤蟲！」

她看見他向她開口了，而且用這樣憤怒而嚴厲的口吻開口了，心胆便有些發寒起來，於是才勉強的把眼泪忍住。她覺得她說話的機會是到了，幾次想說出話來，但是到了唇邊，又好像有什麼東西把牠在喉下掣轉去一

樣，她頭顱着問：「那麼你這樣走來走去做什麼呢？」但是他仍舊昂然的回答，好像沒有被她柔媚而顫抖的心情所感動似的。「你管我什麼呢？我要你管嗎！你要睡，你自己去睡去！」

她忍着恥辱，又好像得了解放似的，便自己卸衣就睡了。但是她偷偷的看看他呢，他還是呆呆的來往着，她很輕的而着床壁向他說，「那麼你也會來睡喲！」她的聲音是這麼和軟而動情，無論什麼人，也應該爲她所折服，投入她溫柔而馴善的情懷中，去找求異性的愛戀。但是他却是呆子——不然，就是神聖——似的，一點也不動情色，反而斥她「賤貨，你管我嗎？」

她睡下以後，他便打開衣櫥，在櫥裏找出許多棉的衣服與一個藏着多久的舊褥子來。他鋪張着在廚前的春凳上設起臨時的床鋪，便帶衣的就

睡了。她不能再有膽量去惹他，只能忍着眼淚，——牙齒用力咬住被頭，深恐心中壓抑不住的悲哀，忽然哭了出來，所以盡量地忍着眼淚看他一舉一動；——如何的拿，如何的開櫥門，如何的鋪床，如何的睡下。

他忽然如有所思的坐了起來，眼睜睜的往四面看了一週，眼光閃閃的射人，覺得鈞人靈魂似的可怕。他走到燈台的旁邊，虎的一聲把燈光吹滅了，全室頓時黑暗。

在黑暗中，她覺得分外的可怕，她不知道眼前將要發生什麼意外的危險，便擊住自己一顆顆跳的心肝。正如一個險絕地，萬無生望的逃俘，只能擊住自己一顆赤熱的心肝，以待奇禍的降臨一樣。

窗外的街上，還有偶然走過的一羣人們的足聲，和談笑聲，這大概是——一批興致悠長，終宵不倦的快樂青年的興盡歸去，或者正攜着他二三知

己，趁此元宵良夜，款步談心。他們的錯雜的足聲和笑聲在這靜寂的深夜中悠揚，便搖撼出一種遠曠的高空的情調：回聲從無限的四境歸來，愈顯得人們心身的魁少。

她的飄忽着的心旌，忽然被他們的聲音引出窗外，她追隨着那些快樂的青年的行蹤，她感覺到青春的寂寞，與青春的悲哀。她恐懼着自己青春之被埋沒，夫來幸福之被摧殘，心中便有一種分外的遐想，不住的在胸頭震蕩盤旋。她惘然的，倦眼朦朧，覺得黑霧迷濛中，似乎現出一綫曙光，從這曙光中，漸漸的走出一位似曾相識的青年。她便睡去了。

第一天的早晨，他又是一早的出去了。他出去之後，他的母親走了進來，看見房中的一切情形，便明瞭了他昨夜所做的事情的一切。她只能嘆了一口無名的哀氣，向着她媳婦看了一眼，便退了出來。

從此之後，外人的議論便蜂起了。但是都是偏面臆測之辭，不能算是正確的論斷，然而這些最激烈的言論中，也有她的母親的意見。她很很的向他的母親說：「若是我的女兒有不好的隱事，被你的兒子捉住，那便是磨粉切肉，我也只得聽你；若是她是沒有什麼私情，你是應該給一句話我的！我的女兒是長大了，青春不能再誤，她是應該有一個適當的處置的。」而她却只能含糊着，說自己的兒子不要好，她也沒有什麼法子，且等她慢慢的教他勸他哩。

外人的言論呢，有的說他的年紀還太小了，還不感受到性的需要，不曉得愛的滋味。有的說他早是玲瓏得成精的了，那有這麼大的年紀，還不知道結婚的道理的；他大概是恨他的老婆有了什麼外遇而不與她要好罷！還有說他是有了淋病的，所以不敢切近女人。但是無論他的原因如何祕

密，如何複雜難解，我們總能夠曉得，他的結果是要拒絕結婚，不要老婆，我們總可以看到的。

在外人的三種議論當中，自當以第二種為最有力量，牠的傳播，也最為廣遠。因此，她的母親就有以上這一種說話的交涉，——似乎名譽保障是不可少的，而許多好事的人們，也覺得她的事情之可以奇怪，時時用冷眼窺視她。至于她自己呢，想來只有上帝知道，從元宵那夜以後，便似乎覺得人們的謠傳是實情似的，心中的確時常旋轉着一個多情而美貌的青年。

若是問起她真的有否外遇的問題？那便什麼人都沒有知道。不過我們從外表上大略可以看得幾分出來：她似乎比從前更好修飾與裝束了；更喜歡在人前露面，或者工作完了，打扮得齊齊整整的，坐在門口，閒看着過

往的人們了；似乎更喜歡與她的婆婆們口角，更喜歡回歸娘家了，從這裏處變異後的特徵看來，就是你神經不是怎樣過敏的人，也一定要疑心她是有了情人了，——至少，是要說她正在期待情人，或者盼望有人向她施愛了。

事情既落到這個樣子，他的母親便左右為難了。在一方面，她敵不過她的母親的搶白，說是她害了她女兒的一生世，說她不應該如此放縱了她的兒子。在一方面，她因為自己兒子的不是，也不能怎樣的難為她；但是她近日行事的乖張，心緒的反常，做婆婆的，又似乎有不得不調誠之概；若是你向她當面勸誡幾句，她反而發起火來，說婆婆為難她，號哭的要跑回娘家去。而在另一方面呢，她自己的兒子又是埋怨她的，說她不應代他娶這種老婆，而且不應該這樣縱容她，放任她。她真是左右為難了。她曾

經幾次訓誡了她的兒子，說「天下的老婆都是如此如此的，天下的男子，都應該有老婆的。」她又說「天下的夫妻，反目固然很多，但是他們過了些時，就會和合轉去的；而且他們的反目應該有一個說得明白，說得出口，可以見得大家的道理。然而你却悶在肚裏，一點也不說出原因來，真使大家急煞。你將怎麼對得起人家呢？我看還是聽了我的勸誡，進到房裏去睡的好。——若是你能聽我的說話，進到房裏去睡，你便算孝順我的兒子了。另外的一切，你要打她，你要罵她，或者你仍舊不同她說話，我都可以聽憑你，我都不管了。——我做娘的，只有這麼做的。」

他母親這樣說了之後，便把他拖入她的房中。她看見他來，便不置可否，毫無表示的走到一旁，讓他的母親與他做把戲。

這時，他是一聲不響的，眼稜睜睜的，往四週亂轉，好像要找尋什麼

亂子似的，他母親壓他坐在凳上，他便沒精打彩的坐下，鼻孔嚙嚙然膨脹起來，眉毛促做一團，眼光燦閃的四射，正像一個被拿的將士，現在雖然被捉，而他的心中還是十分不伏，還是在計劃如何逃脫，如何反叛的。

他們默然了，各人相互的聽着靜夜中心房的跳蕩，與他的鼻腔裏的怒聲。

大家都是默然；但是各人的心中，却進演着各種不同的心境。他是在計劃着如何等他的母親走了，如何可以走了出來。她是預料着她丈夫的心境，今夜仍是反叛呢，還是聽他母親的勸告在她房裏與她同宿呢？她又想到果真他將與她同宿的時候，那末第一句就應該如何的邀抱他，如何的籠絡他的心，使他永久愛她呢？她想起又覺得可怕了，他真的罵她打她，又怎樣呢？所以她的心境是在一上一下，一喜一懼的進行着，但是他的母親

呢，她的心中，只有一個禱祝。她禱祝神的默佑，使他從今夜走，與她和好如初，正如普通的青年夫婦一樣的柔情恩愛。她只有一個希望，希望她的兒子今夜能夠聽從她的勸誡，希望她的媳婦能夠把她野馬般的放心收伏，以後永在平安而和悅的日子中過生活。

他母親陪着他們默坐了一回，便立了起來，很和氣而低聲的向着她說：「女兒呀（婆婆叫童媳，叫得親愛一點，都叫女兒的）你是很聽我說話的，你來把房門關好來，他自然會同你同睡的。」她說着走了出去，順手便把房門向外扣好。她聽着她婆婆末後的一句說話，雖然是很可羞恥似的，但也不使多嘴，便默着走過，把門門好了。

她門好了門之後，便躡着脚步摸到床上，整理被褥。他仍舊是低着頭，兩手又在胸口，右手又順便托着下頷。昂昂然噓着鼻息，很使人感得

不可親近。她一語不發的，爬入小頭（右面的床頭）的被窩裏睡了。

他如被催眠方醒似的，很粗莽的立了起來，伸起兩手，腰部一灣，打了一個呵欠。他再往四週一看，便走到門旁，很自在的把門開了，從容不迫的，讓他的房門開着，讓她房中的燈光照着他的背影一步一步的走了出來。

他走到自己平素睡眠的床上，他發現着那裏的一條棉被，已經被他的母親拿去藏了。他躊躇着，但是他決心是不再往他老婆那裏重去了的，他知道向母親去要，也是不相干的事，于是便和衣躺入床上；她躺下之後，又轉了幾個轉側，便睡去了。

第二天起來，他母親見他這種使她失望的行爲，心中就感得非常的苦悶。她走到媳婦房中，她是開着房門，坐在那邊啼哭；她見到這種情形又

只得安慰了她幾句。他們籌備着的把戲，便算又表演過了一幕。

天下最仁厚的，是莫過于母親的了，他母親是一個懦弱，但是又有仁心的人，她無論如何，也想不出什麼一條更好的通路，——若是除了勸他們重新結合之外，似乎有一種堅忍不拔的心思，一定想用自己的仁愛的忍耐軟化了他的粗暴而強橫不可理喻的蠻心似的，她在前次的勸解同房失敗了以後，再過幾天，又要拖住她的兒子試驗一次把戲了。

她這樣的試驗，這一年的上半年，似乎有四五次了。但是她的功效，幾乎全等于零。

她的年紀，是這樣的長大了，青春的風情，一天天的在她心中透露。她經過這樣的一次試驗之後，就感覺得他倆中間空隙的更深一層。她只有覺得他的可惡，他的可怕，他的不近人情的蠻行。她因為憎惡着他，心中

便更盤旋着一個多情的男子。她想起她的幾位女友的丈夫們的柔情，女友們過的溫韻的生活，心頭便忐忑的發跳了，她羨慕起她們，便憎惡起自己；因為憎惡自己，便咒咀起不情的丈夫；她咒咀着不情的丈夫，便又幻化起一位多情而美貌的男子以自安慰，她想到真有那麼一個男子，時常在房外向她招引，或是故意的咳了一聲嗽，或是故意的喊了一聲喂時，她便時時留心着窗外，時時往窗口凝視了。

她近來的舉動的乖張，就是她自己也要疑心是一個蕩婦。她自己也不知道，何以近來更喜歡打扮，更喜歡露唇；——露唇，是她從來所反對的，說嘴唇的顏色，若是生得鮮紅是美妙的，若是用燕脂露紅，那便覺得拙笨肉麻了；但是如今，她自己也喜歡起來。她忽然的想到什麼，或者驟然的聽到一種無關的聲音，心頭便是狂跳，心火便如高壓的電流一般，忽

然發出白熱的火燄，一剎那間傳遍全身每個的毛細管，面上便暈上緋紅的兩朵紅暈。

在她近來的行事上，外人都斷定她是有了外遇；而且她的時常發燒的兩頰，更是她應該要犯桃花的佐證。

世人關於桃花暈的推斷，是屢試不爽的，譬如青年男子的兩頰，若是緋紅，他必定有得到一個或是幾個情婦的幸福，在相學的書上，說他是一步命運，是有了桃花。這便叫做桃花運。若在年青女子，雖然也是命運注定，無可挽回，但她却不能說是好運，只可以說是「犯了桃花」罷了；因為她的有了情人，是犯罪的。

她的兩頰的發熱，自然是要犯桃花的了；——誰不是這樣在背後論斷她呢？至於論到她的外遇的人選問題，却又有許多不同的懸案。有的說是

她娘家的隣人，有的說是她遠親的表弟，有的說是他家對門店中的帳房。這幾種論斷，自然以對門的帳房爲更近事實的可能，另外的幾種，似乎沒有什麼破綻可以容人們攻襲；因爲她的母親知道有這一種謠傳，便不要她的女兒回家，更限制她與她遠親表弟接近；但是在環境與事實上最有可能的推證的帳房，他的年齡的老大，却又使人們疑心。所以畢竟她有沒有外遇，或者她的外遇是誰，那便除了她自己以外，什麼人也沒有知道。

有女懷春，負責任的家長們，即當爲之籌備作嫁；但是她的懷春，却是十分困難的問題。她的母親時常到他家裏來，要迅速的處置她的終身；不然，她是不能永久在他家裏做活的寡婦的。她說「他也不是死人，不是呆子小孩，他是知道的了；我的女兒也不是活的屍骸，不是禁慾的女尼，她是一個青年的處女，她也是知道的了，她不能更事拖延。」

這自然是很名正言順的，他的母親，除了希望他倆成全以外，還有什麼呢？她請了幾位族裏的長輩，以及他平素交遊的青年朋友，去向他說項，問他有什麼不對的地方，有沒有改造的可能；「就是說不要她時，也應該有一個處置，這是你的老婆，名義上要得你的決定的。」但是，他沒有話說，或者回答一聲：「我不知道。」他們若問得切實一點，他便完全推到他母親的頭上去，他說「你問我嗎？請你去問我的娘。」若是他再問：「是的，是你的娘叫我來問你的。」他便回答說，「哼，她也來問我？我不是都告訴她了嗎？請你去問她自己去！——他於是不告而行，張着鼻孔，踉蹌的走了；使得探聽他心意的人，仍舊摸不清頭腦，悵悵然嘆他是一個奇怪的人。

他自己既然不出主意，而另外的旁人，又不敢爲他倆決定分離。那時

她的娘家，也請了幾位族中房長，到他家裏談事，意思是這樣攔攔下去，無論如何，是不會解決事情的；於是他苦心的母親，便設了一桌酒席，請出幾位長輩陪酒，同時便託他們在席上計議一個善後的處置。

他們的決定，是這個樣子。仍舊到明年的元宵夜，使他們同房。現在不要向他談到一切關於她或者婆婆的事情；從前一切的措置與抵牾，完全豁免，好像並沒有那麼一回事似的。喜酒重新辦過，客人重新請過，同房也重新送過。而且在他家庭經濟的能力範圍以內：婚禮的鋪張，酒菜的精設，都應該比以前幾次更爲豐盛，更爲精美一點。不過一定要使他覺得青春不再，機會難逢；自己的舉動不可太過乖張，行爲不可太過獨斷，以特異於普通的青年，而決心的與她相好，與她結合才好。若能在同房以前，有了一位爲他所敬信的人去切實的勸誡他一番，那便更好了。因爲他們都

是善人，他們都相信勸人夫妻和合，是積善的陰功。但是他們不得不有一個附條，那附條是說：若是經過那次結合之後，他們的婚姻，再不能圓滿時，那便只有分離了，因為這是爲她也是爲他計算的事情，若是兩方心裏不願意的時候，大家又勉強的不把他們分開，乃是活活的受罪。

許多親屬們議定的條件，自然是沒有異言的。這一個消息傳到他的耳朵裏，他也如平常一樣，沒有什麼表示，說這個事情是可以或者不好的。他的母親自然是希望他回心轉意，到了那個時候，結合以後，他倆便永久的團圓，至於她與她的母親呢，却希望明年的元宵快點來臨，好歹有個分寸，這樣過着的平板的沉悶，是很惹人怨氣的。

他們期待着的元宵，終於被他期待到了。他的母親，是忙得不可交關的了。她非但身體上分外的勞作，就是精神上的勞頓，也是不堪言狀，在

這籌備喜日的熱鬧聲中，便有幾個好事的人們，去向他探聽消息。問他對於這一次他母親這樣替他熱烈籌備着的老店新開的婚事，有什麼意見；而且他們半帶取笑半帶鄭重的問他討喜酒吃討紅鷄子（蛋）玩，說他這一次是賴不了的了。但是他仍舊不改常度，對於這一種問題，仍舊置之不答。若是一個比他年幾還少，或者被他看不起的人，拾了人家的牙齦來取笑的問他時，他便是嚴厲的睜起兩眼責罵。

元宵又是到了，他的態度，永久沒有露出一點可以改變的朕兆；他們的希望，自然是要他倆從這一次之後，永久團圓的，但是他的堅決的沒有表示的表示，却使人失望，使人懷疑

元宵的燈火，本有「間間紅」的通例；——紅是人們的福利，發達的表徵。所以在一年關鍵的元宵夜中，無論什麼人家，都應該高燒紅燭，或

者爐火融融的，——那便是預先期待着一年吉利的表徵。何況他家今夜又有喜事，室內的空氣，能不使人覺得溫和而熱鬧呢？

當夜 他家有兩三桌的男客，與一桌的女客吃他倆同房的喜酒。她是早就坐在房裏，覺得靚顏似的，不使出來見人。他的臉上毫沒有特異的表徵，也沒有表示不滿或者厭惡，也沒有樂意的歡欣。若是不能鑽入他的心中探聽他的心內的隱秘時，那末，無論如何，也不能斷定他的心意是怎樣的在想。

在喜筵上的男女來賓，都是紅光滿面，喜笑融融的談笑。他們的精神，差不多都注在這一杯喜酒身上，至於那兩位男女的主人，從前的有過破綻，此後之能否重圓，却沒有想到。那時的來賓們，以為沒有另外的貴客，便把他拖來，坐在一位空席上。他坐在那裏，一味的吃菜，就是幾個

老成的半文人的停杯談話，他也不曾聽到。他不曾喝一口酒，他的面前放着一隻酒杯，紹酒是永久滿着的，——滿着冰冷如水了。他只顧吃菜，也沒有老輩們點點頭，口口的叫請的禮儀。吃到中段的時候，便放下筷子走了，他們說他沒有吃飽；他說他又不是客人，他是真的吃飽了。

他退席以後，便如酒醉似的，和着衣睡入自己的床上了；——他連棉被都沒有蓋得舒適，便睜睜然的睡去。

喜筵上的賓客，因為一時酒力的興奮，都沒有顧到他的行跡。及到酒席散了以後，有許多不十分緊要的來賓，都辭了出去，那裏只剩有從前兩方會合籠計議的幾位族長與戚屬們了；時候差不多已是夜半的十二點鐘，他們便商議着如何的勸告他一番，如何的把他送了進去，使他倆永成同好。這時，他們才想到他，他是到那裏去了呢，不要逃避了罷？於是便有

人錯悔，說當他在席上退出時，不應該聽他自去。但是，這一邊的大家正在着急他的失跡時，而那一邊，却被一個人在他自己的床上找着了；他正是睜睜然睡得甜蜜而適意，並沒想到怎樣逃走或隱匿呢！

他們把他推醒之後，他是睡眼惺忪的驚慌着四看。那時幾個年長的戚族也走到了，便叫他起來。他呆立着想一想，好像這些事情都在他的意料中似的，毫沒有什麼驚異。他們叫他走來，他便夾在他們當中，一個走入她的房間，一點也沒有躊躇。現在她的房間，是移到樓上了；房間的窗門是向着街面的，窗下放着一張三格的櫃桌，桌前的左面，便是一個衣櫥，衣櫥的前面，是放着一條春櫈。他們進去的時候，她是坐在春櫈上面，背部靠着櫥門，兩手支在桌上，又特久的把鄭重的頭部托住，好像久病以後，忽然立了起來，便覺頭昏，又把牠托住養神的樣子。她的母親是今日來

的，晚餐吃了之後，便走入她的房中伴她；現在還是坐在她的身旁。她見着他們伴着他走了進來，便不自然的立了起來，向他們行了一個禮，就退到床邊燈光稍為晦隱的地方坐了。她的母親也沒有說話，只立起來向他們含笑。當她行禮的時候，有一個年輕的親戚，把他一推，說新人向你行禮呢，快點去還禮罷！這話引得大家都笑了，但他却仍默然。

他們相將的坐定之後，房中便好像市集一般，覺得分外的擁擠熱鬧。他母親走了進來，後面的幫忙的隣婦，便捧入一盤茶來，另外，還有一菓子盤的菓子與糖糕。有人摘了一杯茶該他，他便把那杯茶接來；有人把花生或瓜子抓給他，他也是接來；不過，他並沒有把牠送到口裏，接來以後，仍舊把牠們放在桌上。他們又相互的談了許多討采的笑話，最後便說到他們的團圓。

在一片笑聲之後，一位老年的族長，便堆下一臉嚴正的面容，把嘴邊的兩股八字鬍子一摸，便開始說起教訓的古話來。他說：「現在，你的母親也在這裏，她的母親，你的丈母，也在這裏；我便直說，這事情都是她們兩個的苦心弄成的。你看，你的父親是什麼都不管的，而她又沒有了父親；你們的兩個母親，爲了你這事，是化了多少心血嘍！你是知道的了，她也不是什麼不好的人，不可以教導好來的；你從前只覺得怕羞，不敢和她說話；從此以後，就是她有什麼不好的地方，你直接教導她，她沒有不聽的道理。我想，從前的一切，都不要去管他，只要從今以後，你們盡量的和合就好。你想想你們的兩個母親看，她們希望你倆的和合，是費了多少苦心，是希望得多少急切啊！」

老年的族長說了之後，空氣便非常靜默，好像被他說話的尊嚴與鄭重

的態度壓住似的。在這一一個意外的沉默中，大家的視線，都集中到他的臉上，似乎期待他一個滿意的回答。

他黯然的，低着頭，出神地注視着茶杯，好像對於族長們的嚴重的調話，一點也沒有聽見一樣，他這一種慣常的態度，是大家所熟知的。他們深恐他，又是這樣不負責任的表示，將來又鬧到一個無抵抗的逃走，沒有圓滿的結果，心裏都起了懷疑恐慌；所以便齊聲的逼着他，要他有一個滿意的答復。

他的母親也上前催着他，但是她剛說了一句話，便被他們止住了；他們恐怕他母親的說話，反招起他厭惡之感，以致誤事。

四週仍是默然，靜寂的空氣中，間或傳來一二聲遠處的笙歌，與她和她的母親們的驚跳的心房相調節。

一個年輕的男子，忽然笑嘻嘻的，叫了他一聲名字，好像很出奇的事情，便在眼前發生一樣。他指着桌上燃着的一雙一尺的紅燭，燭光溫雅而輕盈的上燄。「你看，蠟燭爲什麼要成雙的呢？成雙便是和合的意思；你看牠倆和合了之後，何等光明，何等和諧，——這不是象徵着你倆嗎？」

又有一個中年人說，「你看看窗外的月罷，今夜是何等的團圓，你們怎麼還不要團圓呢？」

那人正說到這裏，那幫忙的女人，便捧進一大桶盤的肉圓麵。麵是盛好了的，大概是在碗底藏着肉圓。她笑着捧出一碗來，說，「第一碗肉圓多些，該郎官。」她又捧一碗送到床後陰處坐着發呆的她的前面說，「第二碗給新娘。你們從今夜起，要格外的團圓。」此外，她便一碗一碗的摘出分了，也說幾句打趣的話。

他把那碗肉圓麵接在手中，稍乎呆了一呆，好像想起了什麼一樣事情之後，便開始吃將起來。

在大家的意思想，以為他若是拒絕了今夜的結合，便應該不吃這一碗同房的表徵的肉麵；如今看他毫不費躊躇的吃將起來，就推想他是樂從的了，心內便十分高興。

那個中年人又說，「今夜都是團圓的了！你看，天上的月圓了，我們吃的肉圓圓了，碗圓了，盤圓了……」他的話還沒有說了，大家都嗤的笑起來。若是我們細細的觀察他時，他也曾經在嘴角上一歪，但是立即就斂住笑形的。「所以我說今夜的新郎新娘也應該團圓了。」

麵吃了之後大家都把碗放下。有一個青年人說：「我們也要回去團圓了。夜已深了，這種寒冷的天氣，我簡直不能夠獨宿；我要回去了，兩個

睡著真溫熱而柔和呢！」

這明明是引逗他的，他們都大笑了。于是大家便在笑聲中辭了出來。

他的母親也跟着他們出去，意思是要送送他們。房中現在只留着她，她的母親和他三個人。他見他們走得遠了，便立了起來。他蹣跚的走到樓梯頭的時候，恰巧他的母親送客回來了。她問他要到那兒去，他只立着不響。她說，「你今夜須得睡在這邊，不要往外面走。」她又逼着他要他走回房中去。他便搭襲着走回她的房中。

當他走出房門的時候，她的母親也跟出來的，不過見到他母親把他逼回去了，她也不響的走回房裏。現在是他和她，以及他們的兩位苦心的母親坐着了。他們都是相對無言。

他沉默的眼光，似乎蘊藏着許多不可捉摸的神祕，使人們感得失望而

可怕。她們都好像覺得眼前有什麼不幸的事情發生似的，但是各人都不敢明確的說出。

桌上的兩支燭火，忽然汨汨的響了起來；她們的注意，便全個被牠引去。她們心中的驚慌，好像被了魔術，而不可以說破似的，但是又明知道轉瞬間便有不吉之事發現了。在她們的意思，似乎這汨汨的燭花，便是久被壓抑而須吐露的，各人心中明瞭着的不吉的預兆。

她的母親起來把窗門開開，又往窗外四週看了一下；好像她們心中料想着的不祥的事物，便伏在窗外一樣，她四週看了一下，除了一輪晶瑩的明月，冷清清的在半空徘徊，她的清光浸潤遍這靜寂的夜景以外，便什麼都沒有異樣。她把窗門關好，便悄悄的立起，走到他母親的跟前，輕輕的在她耳邊一說。他好像十分首肯似的，便走出房門。沒有幾時，她手裏便

拿着一件東西回來，向着她的母親示意，她便出去了。

現在，房裏只留着他和她兩人了。她們的兩個母親在門外說：「夜已很深了。你們睡了罷！我把你的門關好來。」

他在房內很清楚的聽見，她們向外把兩扇房門碰的關上了；但是當碰然一聲之後，似乎接着一二聲的的輕輕的銅鐵相觸的聲音，他便有些懷疑，疑心到她母親們把他倆向外鎖在房內了。他想起她母親剛才和他母親耳語的情形，以及他母親回來時手中拿着一件東西的情形，便決定她們是無疑的把門向外鎖住了。

他一聲不響，也不注視着她。他聽門外的兩位母親走下樓梯之後，便走到房門的前面，氣哄哄的用力猛推。門是真的被鎖住了。他猛然的狂喊「你，你把門鎖住作什麼嘞！我又不是犯人！」但是他母親在樓下柔聲的

回答，「你不是犯人啊，不過要你安穩些在房裏睡。」他的狂吼的聲音，還像沒有聽見她的回答似的。「你們若是不來開了，我今晚便要把你的房門撞倒！」她們見他發了這樣的大怒，便不敢再回答一聲。

她們是相互知道各人的脾氣的：他母親知道處治他發怒的方法，只有不去惹他，聽他自生自滅；而他呢，也知道他母親的沉默而不回答，便是沒有希望。他發了幾聲狂吼之後，又很憤慨的把門敲了幾下，同時，又把腳踢了幾下。他口裏是不住的自己說話，說得沒有力氣時，便無意思的停了。

他沒精打采的坐在桌前，右手擱在桌上，左手托住頭部癡思。她剛才見他這樣狂呼敲撞，便驟入床後，不敢噓一聲響，向他惹起禍災。現在，她見他漸漸的靜了下來，鼻孔裏的怒氣與呼吸，也漸漸的低下，料想他是

倦而思睡了。她想起幾次來他的情形，以及他的狂怒的脾氣，心裏便有些驚怕，她又想她母親告訴她的法子，以及她自己希期着異性的心靈，心頭便又有些興奮。她躊躇了再四，她讓她的心頭不住的驚跳，便一步步的走上他的身旁。她立在他背後的左方，右手伸過他的頸際，支在頭胸前的桌上；頭與上身，靠在他的左肩，剛好把她自己的輕唇接着他的耳朵；一面在輕輕的向他耳語，叫他去睡，一面就用左手拉開他支在頭下的左手。他聽見這樣細碎的脆聲，與觸覺着這樣膩人的嫩手，心頭便驚跳起來。他急遽的用右手把桌面一敲，同時便在她的懷中脫了出來。重重的喝一聲「作什麼！」她便縮起手脚，發抖得無地可容。

他似乎是非常的疲倦了，喝了一聲之後，便又昏昏然思睡。他不自在的又換了一個位置，曲起手臂，把整個的面部埋進去，又想入睡。

她受了這一次意外的驚嚇之後，心裏便感到完全的失望了。她的心是狂跳得發痛。

她呆呆的坐着，眼前的世界，覺得完全黑暗。她的希望，是宣告死刑以後一樣斬絕；她因為恐懼過甚了，腦中反沒有一芥的渣滓留滯。她差不多也要昏昏然就睡了。

她昏昏的躺下之後，忽然心裏一跳，似乎有什麼意外的打擊似的，便睜開了兩眼，頹唐的坐了起來。火爐裏的柴炭，早已銷鎔得干淨，只有一二在死灰中重新燃起的星火，在偶一時間燦耀。桌上的紅燭，已經短到不上半尺了，火燄中結了兩朵燭花，仍舊在不住的發燒，桌前俯臥着的他呢，還是死去一般的伏着，睜睜然早已入睡。

她見到一切的情景，心頭又埋了一顆試驗的心情。她明知道事情是不

能重圓的了，但是想起母親告訴她的幾種方法，便覺得死灰未始不可有重燃的希望。她看看爐裏的星火，看看桌上的紅燭；牠們就好像告訴她說，牠們就是她們的象徵，一星星的星火，未始不可以光明的。

她的心頭狂跳着，又輕輕的走到他的背後。他是仍然睜睜的入睡，毫沒有覺得背後有什麼人走來。她漸漸的如作小偷一般的，把兩隻手伸過他的腰際，又漸漸的手對手握好，便想用盡生平力氣，把他抱了過來，乘他還是睡態惺忪時，要他在床上同睡。因為他的身段還是這麼矮小，雖然是同她同年，也是二十一歲的青年了，但看來還是十五六歲的小孩；她的身段雖然沒有什麼特別的魁偉，但各部的筋肉，却甚發達，看來是非常有臂力似的。她用力的把他一抱之後，便覺他是沒有她意想中那麼輕盈。她剛把他抱得離開桌面，他便被攪擾得清醒轉來。

他魯莽的兩手往外面一張，她便抱不住了，只得急急的放手。他右手的手背把眼睛一揉，張聲的問：「賤婦：你要柴吃（打）了嗎？犯賤的賤貨！」

她羞愧而驚恐的退到床上，出神的坐在床沿舒氣。

他如忽然覺到似的，忙執起桌上放着的那盞煤油燈。（不是美孚燈一類，是沒有龍頭，不能活動的，土製的洋鐵燭。）他把牠往燭火上一點，牠便燃燒了起來。他看着牠的燈花火小，便想如何的能把燈帶拉長，他往桌上放着那隻鏡架的格子裏翻亂，眼色與神氣，是怪慌張的。他翻到了一枚細針，他又翻到了一把鐵鉗，他便把燈花引上，引成二寸餘長。剎那間，燈光四射，煤油繚繞，室內充滿着異樣的空氣。他興奮的打開了窗子，再往四週巡視一向，便兩脚踏上桌子，意思便想跳下了。

她以前只能看着他，不敢走近他的身邊，現在見他將要縱身下跳時，心裏便覺得分外的驚怕。便從床沿上匆忙的追到桌前時，他已將全身踴出窗外，凌空般向窗外跳下了。她聽着他在窗外如風過一般的落下，又聽着他碰然的身體鄭重的接觸着地面的聲音，心裏便十二分的驚懼。她驚惶着叫了起來：「娘呀，人已經逃去了呀！娘呀！」

大概她的母親是很關心着他們的，這時候還沒有睡熟。她忽然聽見她女兒的呼聲，便高聲的在樓下接應：「人逃去了嗎？逃那裏去的呢？怎麼！逃去了嗎？」

她喊：「逃去了的！娘呀！逃樓窗出的。」她的母親在樓梯上問：「逃樓窗去的？那還是好東西！逃樓窗出的！那是賊！」

于是她號啕的大哭了。他的倦了的母親，這時也在喊聲與哭聲中醒了

轉來，便驚奇的聽到這種消息。在一時中，也有許多隣人被她喊醒了，他們都道是火警；但是細聽時，却知道是他們的事，便又睡熟了。

他的母親聽他是跳往樓窗口出了，便燃起一盞油燈，開門出去察看。

街上是一街的明月，月影早已斜西，她走到她媳婦的窗外地上一看，毫沒有留着什麼可疑的痕跡。她重新把門關上，便走上樓來去安慰她的媳婦。

他從樓窗中飛躍出來之後，心頭好像一暈，一剎眼間，便到了地上。

他墮在地上的時候，兩腳沒有立好，而鄭重的臀部又同時着地了。他手內那盞油燈還沒有拋了，他便踉蹌的忍着痛走往距自己家裏不遠的一座神

廟。

這是村上所奉祀的唯一尊神，在元宵夜裏，自然要燈綵輝的慶祝。

那時廟內掛着的各種彩燈中的蠟燭，大半都已熄滅，隱隱的如現鬼火。神

廟的左廂，睡着一個孤獨的管燈的人，他是一個四十餘歲的獨身者，一生並沒有娶過妻室，養育過兒女。他是盡他的能力養活他自己的。那夜他睡在那裏，爲的是他沒有妻室，可以免除世俗的「捉雙」的習慣。而一面呢，又可因爲代公家管燈，得到多少報酬。

他提着手裏的油燈，便走入那所神廟中。他見到管燈人睜眼的在破舊的被窩內睡着，他便悄悄然鑽入他的脚下。

他的冰冷的腳踵把管燈人激醒時，他便叫他不要發急，告訴他自己從窗裏跳出來的事情。他經過了一次興奮之後，神經便強烈得異常，無論如何，也不能夠入睡。立刻，他的腳底發了熱，正如火燒一般。他想起從這麼高的樓窗跳下，自己也驚慌得發呆，心頭反是不住的戰跳。他輾轉了多時，及到村中的雄雞唱曉以後，才朦朧地睡去。

第二天的早晨，管燈的人早就起來在外面擲檯了。他說他做鏢夫做了四十八年，而昨夜却娶了煨腳下的人兒。因此，大家便曉得他昨夜的一切事情。他一覺醒來，仍舊揉着眼，倦怠的走回家去，好像沒有那麼一回事似的。人家有把關於這件事情問他的，還是不改向日的慣例，置之不答。

從此以後，他的母親的癡心便斷絕了。他們只能分開。

分開的時候，他簽了一個花字，得了八十元的花字錢，便由許多人們經手，把她轉嫁了。他拿了這八十元的時候，有人勸他存當生利，或是重新娶一個老婆。但是他沒有想到這些，有人勸他母親替他保管這八十元錢，使他將來成一筆家產，但是她也不歡喜代他想法，終于他自己保存了這八十元的老婆錢。自此之後，他便脫離了母親的關係，而做一個獨主的，孤零的浪人。

他不會吃酒，却很喜歡吃肉；他不喜歡女人，却很喜歡打牌。他沒有正當的職業，但他也能生活過去。聽說，他的打牌是不容易輸了的，他反能贏得幾元回來。他時常吃肉，於是便有人說他這八十元的老婆錢，完全是吃肉吃完的。

現在，他是三十幾歲的中年人了，雖然身段還是這麼矮小，而他的面色，却也憔悴得難堪了。而她呢，現在也早做了三四個小孩的母親。

他的態度還是和從前一樣的，對於他老婆的事情，始終沒有分辨一句可否。他的青春的年華早已飛去，而他還是這樣掙扎着過他的日子。在前年的秋天，聽說他生了一次重病，一個人孤獨的躺在床上二十餘日，除了他忍不得的老年母親間時去看他以外，簡直沒有人知道。那時，大家真的預料他要死了；但他却偏偏的活了轉來。現在，我又許多時候沒有回轉家

鄉了，也沒有聽見關於他的信息。我不知這一位奇特的朋友，現在又是如何了？

當我想起他的一切的事情來時，我的心總覺得是惘然的。我不知道我這惘然的心情中是包括些什麼原素，——就是讓我細心的分析，我也分析不出什麼來，我只覺得惘然罷了！

一九二五，五，九，杭州西湖。

附 言

我去年寫好了這篇東西以後，因為我的經濟生活，實在不能再容許在西湖流落下去，我便把一切的行李和舊書，都典的典了，賣的賣了，才飄流到我的故鄉回去。

在故鄉，我聽見他人的傳說，說我的那位奇特的朋友，現在已經續娶了老婆了。而且他倆很要好。他們說，這是命注定了的；只要運到了，他的性格自然會變得好好的；但我不明白他們所說的是什麼運。

我又從他們口裏，探聽得他的老婆的一些履歷。聽說她是鄉下人，人貌倒還不差，是小脚的。她今年還只有廿一歲，是孀婦；她的前夫是死了還沒有多少時候，她嫁到她前夫家裏還沒有兩年，丈夫便死了。聽說她當丈夫死了時，很可憐；大家都看不起她，說她沒有兒女，沒有根；說她是有尅星的，說她命硬。她那時是進退維谷的，夫家既沒有根生下去，便不能留；而改嫁又有人怕她有尅星。後來不知仗了什麼因緣，她才遇到他了，他說他是不怕命硬，不怕她的尅星尅

死的。所以他們倆現在很要好，雖然是年紀相差有十幾歲，但還過着幸福的，年青的新婚生活。

他的奇特的性格，現在大概已經改變了罷！雖則還要賭博，雖則還要吃肉；但已經喜歡老婆了。

關於他的心理的事，我實在無從知道。我記得我這篇原稿曾經請幾個朋友看過，他們都說恐怕世間人，具有這一種性格的人沒有；他們的話，或者是不錯的。我自己也時常在猜想，我的這位朋友的心理，究竟是如何的呢？但我總得不到一個解釋得合理的答案。我不能同我的朋友一樣的，疑為世間沒有這種人；因為我的故鄉，是明明生活着這一位朋友的；我只能疑心我的描寫的危險。我真的在疑心我自己的觀察的太草率，或者我的描寫太個性，太奇特了。

我的另外一位朋友却批評說，這個人的人格太呆板了，自始至終，都是一樣的；而且他究竟爲的什麼，不與他的老婆和睦，自始至終，也永久是一個問題，沒有解決。這是真實的情形罷！我將還用什麼去解答呢？

聽有些人說，說他從前老婆是很喜歡色慾的，所以他不喜歡。他這一種謠言的根據，大概是聽說她近來患下體的病症，四肢時常有瘋癲的現象來的。想來，這也是一種靠不住的猜度。

在我們覺得最奇怪的，是他永沒有向任何人談過一句關於他自己的和關於老婆的事情。在他這樣幽閉着的心中，或亦感到孤獨的悲哀吧！

但是，他現在是有老婆了！

二，六，三，在左端